



5  
17  
+  
12

0 128  
1222  
4



門仁  
卷八

釋善直道

孟子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八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離婁章句下凡三十二章

**疏**正義曰此卷即趙註分上卷為此卷也此卷凡

三十有二章一章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以義為表以恩為裏舊君之服蓋有所興輒諭宣王勸以仁也四章言君子見幾而作五章言上為下儆六章言大人不為非禮非義七章言父兄已賢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八章言好言人所求合義十一章言視民如已甚亂也十章言大人所求合義十一章言視民如子則民懷矣十二章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謂之大事十三章言學必根源如性自得十四章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朴十五章

孟子

卷之八上

及古

言五伯服人三王服心十六章言進賢受賞蔽賢蒙  
戮十七章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十八章言禽獸俱  
舍天氣衆人皆然聖人超絕識仁義之主於已也十  
九章言周公能息三王之道以輔成王二十章言詩  
書與春秋二十一章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二十二  
章言廉惠勇三者二十三章言求友取友必得其人  
二十四章言親好行惡當修飾之惟義爲常二十五  
章言能修性守故天道可知二十六章言循理而動  
不合時人二十七章言君子責已小人不改蹈仁行  
禮不患其患二十八章言顏子之心有同禹舜二十  
九章言往章得罪出妻屏子三十章言曾子子思處  
義非謬者也三十一章言人之道殊賢愚體別三十  
二章言小人苟得妻妾猶羞凡此三十二章  
合前卷二十八章是離婁一篇有六十章矣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註**生始卒終記終始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也負

海也在東方夷服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

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註**岐周畢郢地名也岐

山下周之舊邑近吠夷吠夷在西故曰西夷之人也

書曰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畢文王墓近於

鄂鎬之地地之相去也于有餘里世之相後也于有

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註**土地相去于有餘里于里之外也舜至文王千二

百歲得志行政於中國蓋謂王也如合符節節玉節

也周禮有六節揆度也言聖人之度量同也**註**孟子

及古習

其揆一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也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者孟子言舜帝其始生於諸馮之地其後遷居於負夏之地其卒死於鳴條之野是東夷之人也以其地在東方故曰東夷之人又言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者孟子又言文王其始生岐山之下其終卒於畢郢之地是西夷之人也以其地在西故曰西夷之人岐山本是周邑故曰岐周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者孟子言自舜帝所居終始之地與文王所居終始之地有千里以外之遠自舜所生之世文王所生之世相後有千二百歲之久其皆得志行政於中國以致治如合其符節有同而無異一為先聖於前一為後聖在後其所揆度則一而無異也以其同也揆度也

**國**生始至東夷之人也正義曰案史記云舜冀州之人也耕於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年二十以孝聞三十堯妻以二女遂舉用之五十攝行天子事五十八

堯崩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嶷山是為零陵今云舜生於諸馮則諸馮在冀州之分鄭玄云負夏衛地案地理志云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今之東郡是也其本頓頊之墟推之則衛地與冀州之地相近是負夏之為地名也一云負夏鳴條者書云湯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孔傳云地在安邑之西鄭玄云地在南夷云東夷之人者案史記云帝舜為有虞皇甫謐云舜嬪于虞今河東大陽是也

**國**歧周畢郢至鎬之地正義曰案本紀云古公亶父去邠踰梁山止於岐下徐廣曰岐下在扶風義陽西北其南有周原裴駢案皇甫謐曰邑於周地故始改曰周古公有少子季歷生昌有聖瑞後立為西伯移徙都鄆徐廣曰鄆在京兆鄆縣東有靈臺鄆在上林昆明北有鄆地去鄆有二十里皆在長安南數十里徐廣云文王九十七崩謚為文王謚法曰慈惠愛民曰文忠蒙接禮曰文武王即位九年上祭于畢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南越志云郢故楚都在南郡則知畢在郢之地故曰畢郢

孟子流  
卷之六上三  
及古閣

舜至文王千二百歲周禮有六節正義曰案史記世表推之是自舜至文王有千二百歲矣其文煩更不錄周禮六節案周禮云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鄭註云以金為節鑄象也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所以相別為信明也今漢有銅虎符杜子春云蕩當為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或曰函關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註云符節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也凡此是周禮有六節之別爾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子產鄭卿

為政聽訟也溱洧水名見人有冬涉者仁心不忍以其乘車渡之也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

枉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以為子產有惠

民之心而不知為政當以時修橋梁民何由病苦涉

水乎周十月夏九月可以成涉度之功周十一月夏

十月可以成輿梁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

人人而濟之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君子為國家平治政事刑法使無違失其道辟除人

使卑辟尊可為也安得人人濟渡於水乎每人而悅

之欲自加恩以悅其意則日力不足不足以足之也

聽鄭國之政至亦不足矣正義曰此章言重民之道平政為首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

孟子流 卷之六十四 及古閣

洧者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漆洧鄭國水名也言子  
產為政聽訟於鄭國於冬寒之月見人涉漆洧之水  
乃不忍遂以所乘之車與濟渡人於漆洧孟子曰惠  
而不知為政至日亦不足矣孟子言子產雖有恩惠  
及人而以陸地乘輿而濟人於漆洧然而不知行其  
不忍人之政而濟人矣所謂歲中十一月徒杠成十二  
月輿梁成是其政也言歲中以十一月雨畢乾晴之  
時乃以政命成其徒杠徒杠者說文云石杠石橋也  
俗作杠從木所以整其徒步之石十二月成津梁則  
梁為在津之橋梁也今云輿梁者蓋橋上橫架之板  
若車輿者故謂之輿梁如此民皆得濟所以未有憂  
病其涉者也君子之為但平其政事使無違失行法  
於人而使尊之其若此則可也又安得人人而濟渡  
之乎如人人濟之則人望我者無窮而我應者有不  
足焉故為國之政者如每以人人而使之悅雖日力  
之窮亦不足以濟之矣但平其政事使徒杠成於十  
一月輿梁成於十二月則病涉之民無不濟矣子產  
不知為政之道在此而徒知以乘輿濟人為之惠故

宜孟子言之於當時以激勸而譏諷之也  
子產鄭卿為政聽訟漆洧水名正義曰案左傳云子產穆公  
之孫公子發之子也又魯襄三十年執鄭國之政故  
云鄭卿為政聽訟也云漆洧水名者蓋鄭國之水名  
案地理志云漆洧水在河南又說文云水在鄭國南  
入于洧則知漆洧水名在鄭國也又於註周十一月  
即夏十月十月即夏九月已說上篇  
叔向云十月而津梁成是其旨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  
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  
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芥草芥也臣緣君恩以為差  
等其心所執若是也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  
為服矣  
宣王問禮舊臣為舊君服喪服問君恩何

如則可以為服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  
 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  
 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為臣之時諫行言從德澤加民若有他故不得不行  
 譬如華元奔晉附會齊秦是也古之賢君遭此則使  
 人導之出境又先至其所到之國言其賢良三年不  
 反乃收其田里田業也里居也此三者有禮則為之  
 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  
 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

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搏執其族

親也極者惡而困之也遇臣若寇讎何服之有乎

孟子告齊至之有正義曰此章言君臣之道以義為  
 表以恩為裏相應猶若影響舊君之服蓋有所與諷  
 諭宜王勸以仁也孟子告齊宣王曰至如寇讎者孟  
 子告諭齊宣王謂君之視其臣如已之手足則臣亦  
 視君如已之腹心君之視其臣如畜之犬馬則臣亦  
 視其君但以國人遇之也君之視其臣如土芥之賤  
 而棄之則臣視其君亦如寇讎惡而絕之也凡此君  
 臣施報相待以為用矣蓋無為於其內者腹心也有  
 為於其外者手足也君臣相須猶一體也此言相待  
 施報均於厚也若以君視臣如犬馬之畜而臣視君  
 如國人而弗親此言不相待施報均於薄也以君視  
 臣如土芥之賤而臣視君如寇讎而惡之此言不相  
 待施報均於賤也然則君臣施報亦隨之而已王曰  
 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宣王問孟子於禮

為舊君有喪服何如斯可為之服言舊君所去之國  
君也曰諫行言聽至則為之服矣孟子答之謂臣之  
於君君有過謬而諫之則行事有可為而言之則聽  
而膏潤之恩澤施之又下決於民此得行其道也然  
不幸遭其事故而去之則國君使人導之以達其情  
至出國之疆界又先去其所往之邦以稱譽之去三  
年之久而不反歸然後國君乃收其田業里居此三  
者是謂三有禮焉如此三有禮則可為之喪服矣今  
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至何服之有孟子又言  
今之為臣於國君君有過謬及其諫也則拒之而弗  
得行言則違之而弗聽而膏澤又不得以下決此不  
得行其道也及其所遭事故而去之君乃不使人導  
之且博執其親族而戮之又困極而惡之於其所往  
之邦即自離去之日遂便收其田業里居此是謂遇  
其臣如寇讎之惡既以寇讎遇其臣則臣尚何有喪  
服為哉舊臣為舊君服喪服正義曰如儀禮言以  
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禮記云臣之去國君  
不埽其宗廟則為之服是為舊臣服喪服之謂也

如華元犇晉隋會犇秦正義曰案左傳成十五年華  
元為右師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  
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  
出犇晉魚石為左師自止華元於河上後及犇晉得  
五月日乃反書曰宋華元出犇晉宋華元自晉歸于  
宋是也云隋會犇秦者案文公七年先蔑犇秦隋會  
從之至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晉侯乃使魏  
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士會既濟魏人謀而還  
杜註云喜得士會也是矣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

可以徙惡傷其類視其下等懼次及也語曰鸚鵡

蒙害仁鳥增逝此之謂也孟子至可以徙正義曰  
也孟子謂國君無罪而殺戮其士則為之大夫者可  
以犇去無他蓋大夫雖於士為尊不可命以為士然  
及古閣



亦未離乎士之類也。是其惡傷其類耳。國若無罪而誅戮其民，則為之士者可以徙而避之。無他，蓋士於民雖以為尊，不可命以為民。然亦未離乎民之類也。是亦惡傷其類耳。於士言殺於民言戮者，總而言之皆然也。別而言之，則戮又輕於殺矣。索周禮司稽掌巡市云：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知戮不過撻而辱之耳。而殺乃至於亡命故也。史記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乃歎曰：割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會，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君子諱傷其類也。今註云：語曰：鸛鵲蒙害，仁鳥增逝，是亦史記之文。趙詳引之。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君者一國所瞻仰**

以為法，故必從之。是上為下則也。**正義曰**：此章言是上為下效者也。孟子謂國君在上，能以仁義率先於一國，則一國之人莫不從而化之，亦以仁義為也。

**正義曰**：如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也。又荀卿所謂表正則影正，盤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是其旨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若禮而非禮**

陳質娶婦而長拜之也。若義而非義，藉交報讎是也。

此皆大人之所不為也。**正義曰**：此章言禮義人之為中，是以大人弗行之也。孟子謂有所為禮，有所為非禮，有所為義，有所為非義，惟大人能弗為之也。

**正義曰**：此蓋史傳之文，而云然者，正義曰：此蓋史傳之文，而云然者。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

**中者履中和之氣所生，謂之賢才者，是謂人之有**

俊才者有此賢者當以養育教誨不能進之以善故樂父兄之賢以養已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不養其所以當養則賢亦近愚矣如此賢不肖相覺何能分寸明不可不相訓導也

**孟子**至不能以寸  
正義曰此章言父兄之賢而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也孟子言君子以性德而教養滅其性德者以性之能而教養也如君子有賢父兄之道而不推已之性德以教養人之不中不推已之才性而教養人之不才是棄去其不中不才之人也如此則賢不肖惡能相去以寸哉是不足以相賢矣蓋中者性之德也才性之能也賢父兄者所以對弟子而言之也如孟子所謂曾子

居武城而謂之為師也父兄也是其意也  
中者履中和之氣至養已也正義曰中和之氣者蓋人受天地之中而生稟陰陽之秀氣莫非所謂中和也中庸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賢以德言云俊才者俊智過千人曰俊則知才能有過於千人之才能是為俊才也一云俊敏也疾也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人有不為苟得乃能有讓千乘之志也  
正義曰此章言貴賤廉恥乃有不為非義之事然後可以有為其也孟子言人之有不為非義之事然後可以有為其義矣又所謂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亦是意也以此推之則仁也禮也智也皆待是而裁成之矣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人之有惡惡人言之言之當如後有患難及已乎

子者也孟子謂人有好談人之不善者必有患難及之矣故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如莊子云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論語云不校不求何用不臧亦與此同意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仲尼彈邪以正正斯可矣

故不欲為已甚泰過也孟子所以譏踰墻距門者也

正義曰此章言疾之已甚亂者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為不為已甚泰過者也如論語云疾之已甚亂也同意

云孟子所以譏踰墻距門者蓋謂如段干木踰垣而避文侯泄柳閉門而拒繆公是為已甚者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果能

也大人仗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為父隱也有不

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若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

義或重於信故曰惟義所在也正義曰此章言大

信所行不以必果惟義之所在可以信則信可以行

則行耳如言必信行必果則所謂經經然小人哉矣

宜大人肯如是邪蓋孔子與蒲人盟不適衛而終適

衛是言不必信也佛盼召子欲往而終不往是行不

必果也子為父隱以其身許友也正義曰此案論

語禮記云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謂君國

君視民當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也一說曰赤子

嬰兒也少小之子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

心則為真正大人也正義曰此章言人之所愛莫

過赤子所謂視民如子則民

孟子卷之六上

懷之者也孟子言世之所謂為之大人者是其能不失去其嬰兒之時心也故謂之大人如老子所謂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之意詞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孝子事親致養未足以為大事送終如禮則為能奉

大事也

正義曰此章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謂之大事也孟子言人奉養父母於

其生日雖昏定晨省冬溫夏凊然以此之孝亦不足以當其大事也惟父母終能躡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斯可以當之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君子學問之法欲深致極竟之以知道意欲使已得

其原本如性自有之然也故曰欲其自得之而已自

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

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自有也資取也取之深則得其根也左右取之在所

逢遇皆知其原本也故使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至得之也正義曰此章言學必根源如性自得者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至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者

此孟子教人學道之法也言君子所以深造至其道

與之妙者是故其如已之所自有之也己之所自有

則居之安居之安者是使權利不能移羣衆不能傾

天下不能蕩是也居之安則資質以深則自本自根

取之不殫酌之不竭是也資之既深則取之左右逢

其原左右逢其原者則理與萬物得性與萬物明取

孟子疏

卷之八十一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博**廣詳悉也

之左則左取之右則右無非自本自根也故云取之左右逢其原如此故君子所以學道欲其自得之也如莊生所謂黃帝遺其元珠使智索之不得使離朱索之不得使契誦索之不得乃使象罔得之蓋元珠譬則道也智有待於思思之亦不能得其道也契誦有朱有待於明言以明求之亦不能得道也象罔則無所待矣唯無所待故能得其道是其所謂自得也

則不能要言之也是謂廣尋道意還反於樸說之美

者也

正義曰此章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博而學之又當詳悉其微言而辯說之其相將又當以還反說其至要者也以其至要之義而說之者

如非廣博尋學詳悉辯說之則是非可否未能決斷故未有能反其要也是必將先有以博學詳說然後斯可以反說其約而已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以善服**

人之道治世謂以威力服人者也故人不心服以善養人養之以仁恩然後心服矣若文王治於歧邑是也天下不心服何由而王也  
**以善服**  
正義曰此章言五霸服人三王服心其服則一功則不同也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至未之有也者孟子言人君之治天下如以善政而屈服人者未有能屈服其人也以善教而養人者然後故能屈服其天下然以

善教養天下天下不以心服而歸往為之王未之有也以其能如此則必為之王者使天下心服而歸往之矣蓋所謂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之意也又云善教得民心是矣若文王作辟雍是能以善養人者也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也凡言皆

有實孝子之實養親是也善之實仁義是也祥善當直也不善之實何等也蔽賢之人直於不善之實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進賢受上賞蔽賢蒙戮者也孟子曰至蔽賢者當之者孟子謂人之言無其實本者乃虛妄之言也以虛妄之言之則或掩人之善或飾人之惡為人所惡者也故其為不祥莫大焉不祥則禍是矣不祥之實者乃蔽賢直之也所謂蔽賢則掩人之善是矣如臧文仲知柳下惠而不舉虞丘

知叔敖之賢而不進凡此之類是謂蔽賢者也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徐子徐辟也問仲尼何取於水而稱之也孟子曰源泉

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

是之取爾也言水不舍晝夜而進盈滿科坎放至也

至於四海者有原本也以況於事有本者皆如是是

之取也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

也可立而待也苟誠也誠令無本若周七八月夏

五六月天之大雨潦水卒集大溝小澮皆滿然其涸

也可立待之者以其無本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

之國人無本行暴得善聲令聞過其情若泉水不能

久也故君子恥之國徐子至君子恥之正義曰此章

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徐子

即徐辟者也徐辟問孟子以謂孔子數稱道於水

乃復自而歎之曰水哉水哉云水之為水哉水哉何

仲尼獨數稱於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

至是之取爾孟子答之曰孔子所以數稱於水者

以其有本源之泉水混混滾勢而流不舍晝夜是流

之不竭至有坎科則必待盈滿而後流進以至乎四

海之中以其道大有本亦如是是孔子所以亟稱而

必取之爾苟為無本至君子恥之者孟子又言苟為

無本之水是若周之七八月夏之五六月間天之大

雨驟降其雨之水卒然聚集乎大溝小澮皆盈盈然

而滿溢則其乾涸但可立而守之也以無本源故如

是之速乾耳孟子復於此言如聲譽名聞有或過於

情實而君子所以羞恥之亦無本之水矣然則孟子

答徐辟以此者非特言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

後進放乎四海而已矣蓋有為而言之也以其源泉

混混則譬君子之德性不舍晝夜則譬君子之學問

必是造乎道也國云徐子徐辟正義曰經於滕文公

篇云墨者夷之因徐辟而見孟子又曰徐子以告夷

子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

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

道鄭註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鄰

之田遂溝畎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

溝倍之是廣深各四尺也洫又倍之是洫廣深各八

尺也澮廣二尋深二尋然則註云大溝小澮又非以

常制言之爾論語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

晝夜是仲尼常

稱於水者也

卷之八 二十四

孟子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

之國幾希無幾也知義與不知義之間耳眾民去義

君子存義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

仁義也國倫序察識也舜明庶物之情識人事之序

仁義生於內由其中而行非強力行仁義也故道性

善言必稱於堯舜但君子存之庶民去之而不凶爾

國孟子曰至行仁義也正義曰此章言禽獸俱含天

氣眾入皆然聖人超絕識仁義之主於已者也孟

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至非行仁義也者

其皆含天地之氣而生耳皆能辟去其害而就其利

矣但小人去其異於禽獸之心所以為小人也君子

知存其異於禽獸之心所以為君子也所謂異於禽

獸之心者即仁義是也禽獸俱不知仁義所以為禽

獸今夫舜之為帝在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

雖與禽獸雜居其間然能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莫不

從之若決江河而不滯如此是舜能明於庶物之無

知而存乎異於禽獸之心詳察人倫之類而由仁義

之道而行之矣然舜既由其仁義而行之非所謂行

仁義而得之人也是由仁義而行以得之天性也孟

子以此言之其有以異於禽獸者皆舜之徒也曰舜

亦人也我亦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但當存其異於禽

獸之心耳如揚雄由於禮義入自仁

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斯其旨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國旨酒美酒也儀狄作酒

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湯

執中立賢無方國執中正之道惟賢速立之不問其

及古閣



從何方來舉伊尹以為相也文王視民如傷聖道而未至

未之見也國視民如傷者雍容不動擾也聖道而未至

殷祿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敢誅於紂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國泄狎邇近也不泄狎近賢

不遺忘遠善近謂朝臣遠謂諸侯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

之坐以待旦國三王三代之王也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之事也不合已行有不合者也而思之參諸天也坐以待旦言欲急施之也

國孟子曰至坐以待旦正義曰此章言周公能思

三子之道以輔成王也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甘而易溺常情之所嗜者也故禹王所以惡之蓋儀狄造酒禹王飲而甘之遂疏儀狄是也善言談而難入常情之所厭者也故禹王所以好之耳蓋聞臯陶昌言禹受而拜之是也湯執中立賢無方孟子言湯王執大中至正之道使其賢者智者得以俯而就而不為狂者愚者不肖者得以跂而及而不為狃者矣未嘗立驕伉崖異絕俗之道而使人不可得而至也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是其旨歟尚書云湯懋昭大德建中于民是其事矣立其賢則不以一方任之但隨其才而用之以其人之材固有長短小大不可槩以取之矣書云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是其事矣總以湯言之則所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用人故無遺賢是其旨歟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孟子言文王常有恤民之心故視下民常若有所傷而不敢以橫役而擾動之也尚書曰文王不敢侮鰥寡又曰懷保小民是其事矣蓋以望商之有賢道未得

至故不敢誅於紂也故曰未之見也武王不泄邇不  
忘遠者孟子言武王於在邇之臣則常欽之而不泄  
狎在遠之臣則常愛之而不遺忘是所謂不泄邇不  
忘遠也非特臣也雖遠邇之民亦如是尚書云武王  
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又曰華夏  
蠻貊罔不率俾是其事矣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  
至坐以待旦者孟子言周公輔相成王常思念兼此  
三王而施行此四事以為功業矣三王即禹湯文武  
之三代王也然以孟子則曰三王者蓋文武明父子  
也言其父則子不待言而在其中故但云三王四事  
者即惡旨酒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與視民如傷  
望道而未之見不泄邇不忘遠是四事也然以孟子  
於事則云四益父子所為有不同所以別言之也言  
周公施為其有不合於此三王四事則嘗仰望而思  
索之必夜以繼日而未嘗敢忘去之也及幸而思索  
得合於此三王之四事則雞鳴而起坐以守待其旦  
明而施行之耳是其急於有行如恐失之謂也  
三代之王也正義曰禹夏之代始王也是為三代

之王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

者

謂聖王也大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春

秋撥亂作於衰世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

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

取之矣

國

此三大國史記之異名乘者興於田賦乘

馬之事因以為名檮杌者囂凶之類興於記惡之戒

因以為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

五霸所理也桓文五霸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

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為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爾孟子曰至正義曰此章言時無所詠春秋乃興假史記之文孔子正之以匡邪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至丘竊取之矣者孟子言自周之王者風化之迹熄滅而詩亡歌詠於是乎衰亡歌詠既以衰亡然後春秋衰賤之書於是乎作春秋其名有三自晉國所記言之則謂之乘以其所載以田賦乘馬之事故以因名為乘也自楚國所記而言之則謂之檣杙以其所載以記諸凶之名故以因名為檣杙也魯以編年舉四時記為事實則一也蓋王者迹熄則所存者但霸者之迹而已言其霸則齊桓晉文為五霸之盛者故其所載之文則魯史之文而孔子自言之曰其春秋之義則丘私竊取之矣蓋春秋以義斷之則賞罰之意於是乎在是天子之事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竊取之者

不敢顯述也故以賞罰之意寓之衰賤而衰賤之意則寓於一言耳云乘為乘馬之事檣杙為諸凶之類正義曰乘馬之事已詳故不得述云檣杙罷凶者案文公十八年左傳所謂渾敦窮奇檣杙饕餮四凶其言檣杙乃曰顛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天下之民謂之檣杙杜預云檣杙罷凶無疇匹之貌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澤者滋潤之澤大

德大凶流及後世自高祖至玄孫善惡之氣乃斷故曰五世而斬予我也我未得為孔子門徒也淑善也我私善之於賢人耳蓋恨其不得學於大聖人也疏

孟子至諸人也正義曰此章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君子小人斬各有時孟子恨以不及仲尼也孟子曰君子之澤至乎私淑諸人也者孟子言君子小人雖有賢不肖之異然自禮服而推之則餘澤之所及但皆五世而斷耳以其親屬替之者焉惟孔子有道德之澤流於無窮雖萬世亦莫不尊親者矣孟子所言我未得為孔子徒黨者矣我但私有所善於已未有以善諸人也蓋孟子學孔子者也然必於此乃言予未得為孔子徒者蓋亦公孫丑問夫子既聖矣乎則曰大聖孔子不居之意也孟子之志又可知矣斬斷也淑善也禮記云自高祖至於玄孫正義曰自高祖至玄孫者凡有九等高祖曾祖祖父已身子孫曾孫玄孫是也今註乃以此證五世而斬者據已身而推之則上自高祖至玄孫是為無服者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八上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八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離婁章句下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入不至違義但傷此名亦不陷於惡也正義曰此章言廉勇

惠三者人之高行也孟子曰至死傷勇者蓋言凡於所取之道可以取之則取之故無傷害於為廉可以無取而乃取之是為傷害於廉也又言凡所與之道可以與之則與之而不為傷其惠可以無與而乃與

之是為傷害於惠也又言凡於所死之道可以死之則死不為傷害其勇可以無死而乃死之是為傷害其勇也如孟子受薛七十鎰是可以取則取之也求也為聚斂而附益之是可以無取而乃取之者也孔子與原思之粟是可以與則與之者也冉子與子華之粟五秉是可以無與而乃與之者也此干諫而死是可以死則死也苟息不能格君心之非而終遽以死許是可以無死而乃死之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

羿

羿有窮后羿逢蒙羿之家眾也春秋傳曰羿將

歸自田家眾殺之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

罪羿不

擇人也故以下事喻之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

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庖公

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

死矣夫

孺子鄭大夫庖公衛大夫疾作瘡疾問其

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庖公之斯也曰吾生矣

僕御也孺子曰吾必生矣其僕曰庖公之斯衛之善

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庖公之斯學射於尹

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

取友必端矣

端人用心不邪辟知我是其道本所

出必不害我也庖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

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

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  
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

金發乘矢而後反臣庾公之斯至竟如孺子之所言

而曰我不敢廢君事故叩輪去鏃使不害人乃以射

孺子禮射四發而去乘四也詩云四矢反兮孟子言

是以明辨之罪假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之他而教

之何內有逢蒙之禍乎臣逢蒙學射至乘矢而後反

必得其人也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

為愈已於是殺羿言逢蒙學射於后羿既學盡后羿

所射之道乃思天下惟后羿所射有強於已於是反

妒之而殺其后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孟子復言

逢蒙所以殺其后羿是后羿亦有可罪之道者焉公

明儀曰宜若無罪焉孟子引公明儀於往日嘗曰逢

蒙殺羿宜若羿無罪而見殺焉又鄙之公明儀之言

曰薄乎此言爾安得謂之無罪焉晉鄭國之君使子

濯孺子為大夫以侵伐其衛國衛君乃使大夫庾公

之斯追捉其子濯子濯乃曰今日我瘡疾發作不可

以執弓而敵之我必死矣遂問其御僕曰衛之追趕

我者是誰也其御僕乃告之曰衛大夫庾公之斯者

也子濯即曰我得生矣不能死我也其御僕乃問庾

公之斯是衛國之最善射者也而夫子乃曰吾生矣

是何之謂也子濯乃與之御僕曰庾公之斯學射於

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正之

人也其所友亦必端正之人然後教其射矣庾公之

斯遂追至子濯之所見子濯不執弓矢乃問曰夫子

何為不執弓以拒之子濯告之曰今日我瘡疾發作

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今不忍以

夫子之道而反歸害其夫子矣雖然不忍害夫子奈

何

也

也

也

以今日所追之事乃君命之事也我亦不敢廢背其君命耳遂不免抽取其矢而敵之於車輪之上乃去其鏃利而發射子濯至發其四矢然後乃反歸而不追之蓋去鏃利所以無害於子濯耳云乘矢者乘四矢也蓋四馬為一乘是亦取其意也

**註** 羿有窮至殺之正義曰羿有窮后羿者說在梁王首篇詳矣云逢蒙羿之家眾至殺之者案襄公四年左傳云將歸自田家眾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杜註云子羿之子也不忍食又殺之國門

**註** 孺子鄭大夫庾公衛大夫正義曰襄公十四年左傳云尹公他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衛獻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鉤而還尹公他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繼而射之貫臂杜預曰子魚庾公差然則孟子之言與此不同是二說必有取一焉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註** 西子古之

好女西施也蒙不潔以不潔汗巾帽而蒙其頭面面雖好以蒙不潔人過之者皆自掩鼻懼聞其臭也雖

**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註** 惡人醜類者也

面雖醜而齋戒沐浴自治潔淨可以待上帝之祀言

人當自治以仁義乃為善也

**註** 孟子至上帝正義曰此章言貌好行惡西

子冒臭醜人潔服供事上帝明當修飾惟義為常也孟子言西施之女其貌雖好然加之不潔巾帽而蒙其頭則人見之亦必掩鼻而過之更不顧也如惡人雖曰至醜然能齋戒沐浴自治潔淨其身則亦可以供事上帝矣孟子之意蓋人能修潔其已雖神猶享而况於人乎然知人修治其已不可以已也

**註** 西子西施正義曰案史記云西施越之美女越王勾踐以獻之吳王夫差大幸之每人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

一文是西施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今天下之言性則以故而已矣以言其故者以利為

本耳若杞柳為桮棬非杞柳之性也所惡於智者為

其繫也惡人欲用智而妄穿鑿不順物之生而改

道以養之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

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禹之用智決江疏河因

水之性因地之宜引之就下行其空虛無事之處如

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如用智者不妄

改作但循理若禹之行水於無事則為大智也天之

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

也天雖高星辰雖遠誠能推求其故常千歲日至

之日可坐而致也星辰日月之會致至也知其日至

在何日也孟子曰至可坐而致也正義曰此章言

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至可坐而致

也者孟子言今夫天下之人有言其性也者非性之

謂也則事而已矣蓋故者事也如所謂故舊無大故

之故同意以其人生之初萬理已具於性矣但由性

而行本乎自然固不待於有為為性則可也其性也非本

乎自然而為性者耳是則為事矣事者必以可為本



孟子疏 卷之六 湯古閣  
為本矣我之所以有惡於智者非謂其智也為其不  
本性之自然之為智但穿鑿逆其自然之性而為智  
者矣故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孟子言此又恐後  
人因是遂以為故與智為不美所以復為明言之故  
言如為智者若禹之治水則我無惡於為智矣以其  
大禹之治行其水也但因水自然之性引而通之是  
行其所無事者也非逆其水性而行之也若今之人  
為智但因性之自然而為智是亦行其無事耳而其  
為智亦大智者矣此孟子於此以為智之美又非所  
謂惡之者也且天之最高者也星辰最遠者也然而  
誠能但推求其故常雖千歲之後其日至之日亦可  
坐而計之也孟子於此以為美所以又執是而言  
之耳以其恐人不知已前所謂則故而已矣為事之  
故遂引天與星辰而言故常之故於此為美也謂人  
之言性者但本乎故常自然之性而為性不以妄自  
穿鑿改作則身之修亦若天與星辰之故常而千歲  
日至之日但可坐而致也此所以明其前所謂故為  
事故之故終於此云故乃故常之故蓋故義亦訓常

所謂必循其故之故同註以杞柳為栝棗正義曰經  
之告子篇文也註星辰日月之會案孔安國尚書傳  
云星辰日月所會也書  
云辰弗集于房是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

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註公行子齊大夫也

右師齊之貴臣王驩字子敖者公行之喪齊卿大夫  
以君命會各有位次故下云朝廷也與言者皆詣於  
貴人也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  
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註右師謂孟子簡  
其無德故不與言是以不悅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

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  
以我爲簡不亦異乎孟子聞子敖之言曰我欲行  
禮故不歷位而言反以我爲簡異也云以禮者心惡  
子敖而外順其辭也公行子至不亦異乎正義曰  
也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  
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國之  
大夫喪其子故有子之喪王驩字子敖者公行子家  
而弔慰入公行之門其間有進揖而與右師王驩言  
者又有就右師王驩之位所而與言者孟子不與右  
師言至不亦異乎者言孟子獨不與右師言右師見  
孟子不與之言乃不說而有憤憤之色曰諸君子之  
衆賢皆與我言獨孟子不與我言是孟子簡畧下禮  
於我也孟子聞王驩此言乃告之曰不與右師言者  
乃是禮然也於禮則朝廷之間不歷位所而相與言

又不踰越階而相揖我欲行其禮故如是不與之言也子敖今以我爲簡畧而爲不禮是其言不亦乖異於禮乎  
右師齊之貴臣正義曰古者天子之卿尊者謂之太師卑者謂之少師諸侯之卿尊者謂之左師卑者謂之右師故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  
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  
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禮也愛敬施行於人人亦必反報之於已也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  
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逆者以暴虐之道來加

我也君子反自思省謂已仁禮不至也物事也推此  
人何為以此事來加於我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  
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君子自謂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  
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  
獸又何難焉妄人妄作之人無知者與禽獸何擇  
異也無異於禽獸又何足難矣是故君子有終身之  
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  
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

是則可憂也君子之憂憂不如堯舜也憂之如何

如舜而已矣憂之當如何乎如舜而後可故終身

憂也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

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君子之行本自

不致患常行仁禮如有一朝橫來之患非已愆也故

君子歸天不以為患也孟子曰至君子不患矣正

人不改比之禽獸故不足難也蹈仁行禮不患其患

也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至人常敬之者孟子

言君子之人所以有別於眾人者以其存心與眾人

別也君子之人常以仁道存乎心又以禮存乎心以  
仁存乎心者是愛人者也有禮存乎心者是敬人者  
也愛人者人亦常愛之敬人者人亦常敬之蓋人所

以亦常愛敬之者抑以施報自然之道也有人於此至又何難焉孟子又託言今有人在此其待我者皆以橫逆暴虐之道而待我則為君子者必自反責於已也以其是我必不仁又無禮也此所以待我橫逆故曰此物奚宜至哉言此人何為以此橫逆加我哉是必於我有不仁之心有無禮之行此人所以如是而加我矣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加我又由此者君子之人又必自反責其已以為是我必有不忠之心矣自反既以有忠其橫逆加我者又由此君子之人乃曰此人以橫逆暴虐之道加我必妄人矣如此為妄人矣則與禽獸奚擇有異哉既為禽獸於我又何足責難焉此君子之人又自歸已而不謹彼之罪矣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至君子不患矣者孟子言如此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慮而無一朝之患難乃若君子有所憂慮是亦不為無焉然而有憂者但憂慮而為舜帝亦一人也我亦一人也舜帝既為法於天下可傳之於後世以為人所取則而我猶尚未免為鄉俗之人此則君子可憂也既以

憂之是如之何憂言憂但慕如舜為法可傳於後世而止矣然則君子其於有所患則無矣非仁之事既以無為非禮之事既以不行然而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亦不為之患矣無他以其非已之有愆過而招之也其所以有患者亦彼之患不足為我之患也前所謂橫逆待我是必妄人也已於禽獸又何足難焉正此之謂也孟子言之是亦欲人以仁禮存心其有橫逆加已又當反已故無患及耳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

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

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患天下有溺

者由已溺之也稷息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

如其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當平世三過

其門者身為公卿憂民者也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者也孟子以為憂民之道同用與不用之宜若是也故孔子俱賢之禹稷急民之難若是顏子與之易地其心皆然不在其位故勞佚異今有

**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鄉鄰同鄉也同室相救是其理也喻禹稷走赴鄉鄰非其事顏子所以閉戶而高

**枕也**  
**疏**禹稷當平世至可也正義曰此章言顏子之心有同禹稷者也禹稷當平世至易地則皆

然者孟子言大禹與后稷皆當平治之世急於為民三過家門而不入其室孔子皆以為賢故尊賢之顏淵當危亂之世不得其用居處於隘陋之巷但以一簞盛其食一瓢盛其飲而飲食之時人皆不堪忍此之憂顏淵獨樂於道而不改此憂孔子亦以為賢孟子乃至於此乃自曰禹後顏回三人其道則同耳以其大禹於是時思念天下有因洪水而沈溺也后稷於是時思念天下有因水土未平而被飢餓之者亦如已被其飢餓也是以三過家門而不入其室而為民如是之急也禹稷與顏子更易其地則皆能如是謂顏子在禹稷之世亦能如禹稷如是為民之急禹稷在顏子之世亦能不改其樂是則為同道者也若其有異但時之一平一亂矣今有同室之人主可也者孟子又以此言比喻之謂禹稷為民如是之急若今有同室之人有鬪爭之者救勸之者雖被髮而纓冠於頭而救勸之可也無它以其人情於同居是為親者也如有鬪爭而不救勸之是疎其親也禹稷當平世既達而在上亦急於為民也如不急於民是在

上位而不恤民者也孟子固以同室之人救鬪為喻  
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才今有同鄉之人有爭鬪  
者如被散其髮而纓冠於頭而救勸之則為惑者矣  
雖閉戶而勿救之可也無它以其鄉鄰於已為疎非  
親也如往救之是親其疎矣顏子當危亂之世既窮  
而不得用亦宜處陋巷而不改其樂耳如改其樂是  
媚於世而非賢者也孟子故以鄉鄰之人不救為喻  
由此推之則孟子謂禹稷顏回同道是其不誣於後  
世也孔子曰賢哉回也是孔子賢顏回之謂也又曰  
禹吾無間然矣是孔子賢禹之謂也南宮适曰禹稷  
躬稼而有天下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以此  
觀之孔子美南宮适云及此二人者如此是知孔子  
有賢於禹稷也抑亦是孔子賢稷之謂也然而三過  
其門則主乎禹今孟子則兼稷言之何也曰孔子言  
躬稼其亦主於稷而乃兼禹言之以禹之治水非暨  
稷之播殖則無以奏艱食非得禹之平水土則無以  
為躬稼是二者未常不相待為用耳孔孟交言之是  
亦一道也蓋躬稼而有天下雖出乎南宮适之言然

孔子美之者亦孔子之言也故云孔子言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

禮貌之敢問何也匡章齊人也一國皆稱不孝問

孟子何為與之遊又禮之以顏色喜悅之貌也孟子  
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  
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  
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  
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章子有一於是乎惰懈不作極耳目之欲以陷罪

戮及父母凡此五者人所謂不孝之行章子豈有一

事於此五不孝中也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註遇得也

章子子父親教相責以善不能相得父逐之也朋友

切磋乃當責善耳父子相責以善賊恩之大者也夫

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

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註夫章子豈不欲身有夫

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哉但以身得罪於父不得近

父故出去其妻屏遠其子終身不為妻子所養也其

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註

章子張設其心執持此屏妻子之意以為得罪於父

而不若是以自責罰是則罪益大矣註公都子曰至

矣正義曰此章言在章得罪出妻屏子上不得養下

以責已衆人以為不孝孟子以為禮貌之者也公都

子曰在章通國皆稱不孝焉至敢問何也者公都子

謂孟子曰在章子徧國人皆稱為不孝者焉夫子乃

與之遊又從而欲悅之敢問夫子是如之何孟子曰

世俗所謂不孝者五至於是不孝者四支不作事

業而不顧父母之所養為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而

不顧父母之所養為二不孝也好貨財私愛妻子而

不顧父母之所養為三不孝也縱其耳目之所慾陷

於其罪以辱及父母是四不孝也好勇暴好爭鬪好

頑很以驚危父母是五不孝也章子豈有一事於此

五不孝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孟子言章子但失於父子責善不相遇也不遇者是不相得也其所以相責於善乃朋友切磋琢磨之道也如父子相責善是賊害其父子之恩大者矣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至是則章子而已矣孟子又言夫章子與父子不相遇而離之豈以章子不欲有夫妻子母之為親屬哉為其得罪於父不得近焉故用出夫其妻屏逐其子終身不為妻子所養也其章子如或開設於心為不若是離之父故出妻屏子是陷父於不義之罪者矣是則罪之莫大者矣是則章子之行以此而已我何可絕而不與之邪以此論之則章子之過過於厚者矣宜孟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也蓋謂不顧父母之養者是有逆於父母而不順父母之意耳孝經云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禮云與其得罪於州閭鄉黨寧熟諫然則父有不義雖熟諫以爭之可也又安可以朋友責善施於父子之間哉故章子所以離之遂用出妻屏子為其父有不義而不可

手言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曾盍何不也會

子居武城有越寇將來人曰寇方至何不去之曰無

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

反寇寓寄也會子欲去戒其守人曰無寄人於我室

恐其傷我薪草樹木也寇退則曰治牆屋之壞者我

將來反寇退會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

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

右相與非議會子者言武城邑大夫敬會子武城人



為曾子忠謀勸使避寇君臣忠敬如此而先生寇至則先去使百姓瞻望而效之寇退安寧則復來還殆不可如是怪曾子何以行之也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魯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註** 沈猶行曾子弟子也行謂左右之人曰先生之行非汝所能知也先生曾子也往者先生嘗從門徒七十人舍吾沈猶氏時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沈猶氏先生率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賓師不與臣同耳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

去君誰與守

**註** 彼子思名也子思欲助衛君赴難盍

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會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註** 孟子以為二人同道會

子為武城人作師則其父兄故去而無毀子思微少也又為臣委質為臣當死難故不去也子思與曾子

易地皆然

**註** 曾子居武城至易地則皆然正義曰此

武城有越寇至或曰寇至盍去諸者孟子言曾子嘗居於武城之邑有南越寇賊與或人告之曰寇賊來何不去之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者言曾子欲去乃戒其所守之人曰無寓人於我此室而毀傷我薪木寇賊既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居此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

如此其忠且敬也至殆於不可者言寇賊已退曾子於是乎反居此也左右之大夫皆曰待先生如此其忠而不敢慢也寇賊至則先去以使民瞻望而效之寇退平靜則反其居殆不可如是也猶行曰至未有與焉者言沈猶行答左右之人曰先生之去非汝所能知者也往日沈猶行有寇賊自負其芻草來攻我室隨從先生者有七十人言曾子率弟子而去之故未有與及此難也故得免其禍焉先生曾子也子思居於衛有齊寇至君誰與守者孟子又言子思居於衛邑有齊國之寇賊與或人告之曰寇賊來何不去之子思乃曰稱名答或人曰如使彼見其寇賊至則去之衛君則誰與為守護彼子思名也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至易地則皆然孟子引至於此乃曰曾子子思二人其道則同也以其曾子居於武城則師之道也如人之父兄也則去留人不可毀無它以其無所拘也子思居於衛則臣之道也其勢則微小也當赴若之難不可去也無它以其有所拘也雖然二人如更易其地則皆能如是也謂子思居於曾子之所而

為之師亦未必不能如曾子去留無所拘也曾子居於子思之所而為之臣亦未必不能如子思赴君之難而不去也故曰曾子子思同道案史記弟子傳曾子名參字子輿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國曾子思名也正義曰案世家云子思名伋字子思伯魚之子孔子之孫也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沒於衛

儲子曰王使人矚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儲子齊人

也矚視也果能也謂孟子曰王言賢者身貌必當有異故使人視夫子能有異於眾人之容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堯人生同受法於天地之形我當何以異於人哉且堯舜之貌與凡人同耳

其所以異乃以仁義之道在於內也

儲子至同耳正義曰此章

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別也儲子謂孟子曰齊王使人視夫子能有以異別於衆人乎以其齊王必謂孟子之賢貌狀須有異於人也孟子答之曰我何以有別異於衆人哉雖堯舜之盛帝亦與人同其貌狀耳但其所以有異於衆人者特以仁義之道與人異耳孟子言此則知齊王是為不達者也蓋古之人善觀人者不索人於形骸之外而索之於形骸之內今齊王乃索孟子於形骸之外宜其過也  
儲子齊人也正義曰蓋亦因經而為言之也故孟子仕於齊今此乃曰王使人來者是知為齊人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

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

良人夫也

盡富貴者夫詐言其姓名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

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

嘗有顯者來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

妻疑其詐故

欲視其所之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

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

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

施者邪施而行不欲使良

人覺也墦間郭外冢間也乞其祭者所餘酒肉也其

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

而終身也今若此與

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

妻妾於中庭悲傷

其良人相對涕泣而誇毀之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

從外來驕其妻妾

**註**

施施猶徧也。徧喜悅之貌。以為妻

妾不知如故驕之也。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

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泣者。幾希矣。**註**由

用也用君子之道觀之。今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

昏夜乞哀而求之。以驕人於白日。此良人為妻妾所

羞而泣傷也。幾希者。言今苟求富貴。妻妾雖不羞泣

者。與此良人妻妾何異也。**註**齊人至幾希矣。正義曰

猶羞也。齊人有一妻一妾。至幾希矣。孟子記此以

譏時人苟貪富貴而驕人者也。戶齊國中有一妻

一妾者。而居處於室。其良人出。刀則必饜飽酒肉。而

後歸。其妻問所與飲食酒肉者。良人則盡以為富貴

者與之也。其妻遂告其妾曰。良人出門。則必饜飽酒

肉。而後歸。問其所與者。良人皆以為富貴者與之也。

而未嘗見有富貴顯達者。來家中。我將視其良人所

往。妻疑之。故欲視其所往也。明日蚤起。乃邪施其身

微從。良人之所往。徧盡一國之中。無有與良人立談

話者。終往齊國東郭之處。有冢間之祭者。良人乃就

乞其餘祭之酒肉。不飽饜。又顧視而求之於他人。以

此遂為饜足之道。其妻乃先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

仰望而終身者也。今乃若此。而乞之祭者。為饜足。遂

與其妾共訕良人。而相對涕泣於中庭之間。而良人

未之知其妻妾非訕其已。又施施然喜悅。從外來歸。

復驕泰其妻妾。孟子引至此。乃曰。由此齊人觀之。則

今之人。所以諂求富貴利達者。其妻與妾而不羞恥。

不相對涕泣於中庭者。幾希矣。言其少也。皆若此齊

人耳。蓋孟子之言。每每及此者。所以救時之弊。不得不如是矣。

人以慈御之樂不替不啻是矣  
人其益蓋其言之言其意以此  
不得性樂也然中或許然亦其言其少也昔其此齊  
今之人視以萬米富貴其其此齊入雖之限  
則雖泰其悲幾孟之民至北八曰山此齊入雖之限  
未之賦其悲幾非端其口又賦然喜對其來親  
與其妾共端身人而賦惟此中或之謂而身人  
則望而絲良昔也今以此此而之之榮若為聲以  
此蓋為響且之蓋其其以水調書其妾曰身人昔視  
之其繪祭之西肉不繪變又適斷而末之然身人以  
請若絲由齊國東郊之武在塚間之祭若身人以蘇  
則翁身人之視封蓋一因之中無許與身人立矣  
而未嘗見其富貴禮也昔來家中拜祭其與入視  
肉而益福則其視與昔身人昔以為富貴香與之也  
昔與之也其妻妾昔其妾曰身人出門傾必鬻其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九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萬章章句上凡九章 萬章者萬姓章名孟子弟子

也萬章問舜孝猶論語顏淵問仁因以題其篇也

正義曰前篇論離婁之明此篇論萬章問孝蓋以明  
者當明其行而行莫大於孝今萬章問孝故以萬  
章為此篇之題以次於前篇矣此篇凡十八章趙氏  
分為上下卷據此上卷凡有九章而已一章言孝為  
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離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其  
父母也二章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  
不告而娶守正道也三章言仁人之心四章言孝莫  
大於嚴父行莫大於蒸蒸五章言德合於天則天爵

孟子疏

卷之九上

及右

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六章言義於人則四海  
宅心守正不足則聖位莫保也七章言賢達之埋世  
務推政以濟時物守已直行不枉道以取容八章言  
君子大居正位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貞信九章  
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為苟  
合其餘九章分在下卷各有說焉  
義曰萬章孟子弟子已說在敘段云論語顏淵問仁  
者蓋論語第十二篇首顏淵問為仁孔子曰克己復  
禮為仁因以顏淵目其篇蓋其  
文也孟子於此則而象之爾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

舜往至于田何為號泣也謂耕于歷山之時然也孟

子曰怨慕也

言舜自然遭父母見惡之厄而思慕

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

然則舜怨乎

言孝法當不怨如是舜何故怨曰長

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

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

也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旻天秋天

也爾陰氣也故訴于旻天高非息之問不得其義故

曰非爾所知也已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

愬

愬無愁之貌孟子以萬章之問難自距之故為

言高息之問對如此夫公明高以為孝子不得意於

父母自當怨悲豈可愬愬然無憂哉因以萬章具陳

其意耳我竭力耕田莫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國我其人子之事而父母不我愛於我之身獨有何罪哉自求責於己而悲感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國帝堯也堯使九子事舜以爲師以二女妻舜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餼備具饋禮以奉事舜於畎畝之中由是遂賜舜以倉廩牛羊使得自有之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

逸書所載獨丹朱以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猶晉獻公之子九人五人以事見於春秋其餘四子亦不復見於經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國天下之善士多就舜而悅之胥須也堯須天下悉治將遷位而禪之順愛也爲不愛於父母其爲憂愁若困窮之人無所歸往也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國欲貪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

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  
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  
父母可以解憂言為人所悅將見禪為天子皆不  
足以解憂獨見愛於父母為可以解已之憂人少則  
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  
君不得於君則熱中慕思慕也人少年少也艾美  
好也不得於君失意於君也熱中心熱恐懼也是乃  
人之情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  
之矣大孝之人終身慕父母若老萊子七十而慕

衣五綵之衣為嬰兒匍匐於父母前也我於大舜見  
五十而尚慕父母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五十在位  
位尚慕故言五十也萬章問舜往于田至于於  
言大孝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  
取悅於父母也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  
為其號泣也者萬章問孟子謂舜往耕于田乃號泣  
于旻天是何為其號泣於此也旻天秋天之號也以  
其情主乎憫也爾雅曰秋曰旻天是也孟子曰怨慕  
也孟子答之曰舜所以號泣于田者自然遭父母之  
惡而思慕之也萬章曰父母愛之至怨乎萬章又曰  
父母以慈愛愛息其子則當喜悅而不敢忘其父  
母之所愛父母惡之其子亦當勤勞奉事之而不可  
怨恨父母今舜若是則舜誠有怨恨父母乎曰長息  
問於公明高至是非爾所知也孟子難以為言拒  
之乃託以長息問公明高之言而答也言長息常問



孟子  
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我既以得聞教命矣號泣于  
旻天則我不能知也故問之公明高乃答之曰此非  
爾所能知者也以其所問不得其義故答之此也夫  
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怒至於我何哉者孟  
子又言夫公明高以謂孝子之心有不得意於父母  
為不若此怒怒然而無憂也以其有不得意於父母  
有是怒也其舜必謂我竭盡其力而耕作田業以供  
為子之事以奉養父母而父母今反不我愛恤誠於  
我有何罪哉故自求責於已而號泣怨慕也帝使其  
子九男二女至于於大舜見之矣孟子至此乃繼其  
言而答萬章言堯帝使其子九男與二女兼百官及  
牛羊倉廩皆備具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善士  
多就歸舜而悅之者堯帝又將胥以天下而遷位讓  
之其舜尚以有不得愛於父母其亦憂愁若窮困苦  
極之人無所歸告者矣且天下之善士悅而就之是  
人之所皆欲也而尚不足以解舜之憂好色之女是  
人之所皆欲者也妻以堯帝之二女而尚亦不足以  
解舜之憂富是人之所皆欲者也而堯以百官牛羊

倉廩備以事之而尚亦不足以解舜之憂貴是人之  
所皆欲者也而堯將以天下遷而讓之而為天子尚  
亦不足以解其憂凡以人悅之好色富貴此數者皆  
無足以解舜之憂惟得於父母然後可以解其憂夫  
人少小之時則知思慕父母及長知好其女色則思  
慕其少艾有妻子則思慕其妻子至於為仕則思慕  
其君如不得遇於君則熱中心而恐懼之也是則人  
之常情如此如為大孝者則終身思慕父母而不忘  
也然則孟子言至於五十之歲者而思慕父母而不  
敢忘者我於大舜見之矣故歷以此答其萬章之問  
耕于歷山正義曰上卷首章已說詳矣堯典至  
見於經正義曰云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惟丹  
朱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  
見二女即娥皇女英是也案尚書堯典放齊曰胤子  
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孔安國云胤國名子曾朱  
胤子之名也益稷云無若丹朱傲孔註云丹朱堯之  
子是堯九子但見丹朱一人矣其餘八子亦未詳以  
其經傳無見焉云如晉獻公九人其事見於春秋餘

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凡此九人但見其此即此五人是也云獻公有九人按史記世家云獻公有子九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以此則知獻公有子九人而已其餘四者亦以經傳無見焉慕思慕至人之情正義曰云少年少也艾美好也者蓋世之傳孟子者以少女為少艾也按說文云艾老也長也又按禮記云五十曰艾是則艾誠老長之稱也謂之少艾安可乎是則云艾美好也者又不知何據為之誤也殆亦未可知老萊子七十而慕至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五十在位正義曰云老萊子者按高士傳云老萊子楚人少以孝行養親極甘脆年七十父母猶存萊子服荆蘭之衣為嬰兒戲親前不稱老為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因為書號萊子慕知所終又云老萊著五綵五色斑斕之

衣出列女傳  
文今不載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

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詩齊風南山之篇言娶

妻之禮必告父母舜合信此詩之言何為違禮不告

而娶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

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舜父

頑母歸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

懟懟於父母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

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禮娶須五禮父母先

答以辭是相告也帝謂堯何不告舜父母曰帝亦知  
告焉則不得妻也帝堯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  
敢違則不得妻之故亦不告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  
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拚之完治廩倉  
階梯也使舜登廩屋而捐去其階焚燒其廩也一說  
捐階舜卽旋從階下瞽瞍不知其已下故焚廩也使  
舜浚井舜入而卽出瞽瞍不知其已出從而益拚其  
井以爲舜死矣象曰謨蓋都君成我績象舜異母  
弟也謨謀蓋覆也都於也君舜也舜有牛羊倉廩之

奉故謂之君成皆績功也象言謀覆於君而殺之者  
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舜之有取其善者故引爲已  
之功也牛羊父母倉廩父母欲以牛羊倉廩與其  
父母干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棲干指戈戟  
也琴舜所彈五絃琴也張彫弓也天子曰彫弓堯禪  
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棲牀也二嫂娥皇女英使治  
牀欲以爲妻也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  
君爾忸怩象見舜生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  
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舜曰惟茲

臣庶汝其于予治國茲此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也  
故舜見來而喜曰惟念此臣衆汝故助我治事不識  
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國萬章言我不知舜不知象  
之將殺已與何爲好言順辭以答象也曰奚而不知  
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奚何也孟子曰舜何爲不  
知象惡已也仁人愛其弟憂喜隨之象方言息君故  
以順辭答之曰然則舜僞喜者與國僞詐也萬章言  
如是則爲舜行至誠而詐喜以悅人矣曰否答者有  
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投人畜之池投人烹之反

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  
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國孟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因  
爲說子產以喻之子產鄭子國之子公孫僑大賢人  
也投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魚在水羸弱之貌洋洋  
舒緩搖尾之貌攸然迅走趣水深處也故曰得其所  
哉重言之者喜得魚之志也投人出曰孰謂子產智  
子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  
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  
喜之奚僞焉國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故子產不

知技人之食其魚象以其愛兄之道來問舜是亦其類也故誠信之而喜何為偽喜也

**萬章問曰至奚**

章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不告而娶守正道也萬章問曰至何也者萬章問孟子言齊風南山之詩有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如信此詩之言宜莫如舜信之今舜乃不告父母而娶是如之何也孟子曰至是以不告也孟子答之曰舜如告父母則不得娶之也男女居室是人之大倫也如告之則舜必不得娶也不得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至怨對於父母也是以舜為此所以不告父母而娶也萬章曰至何也者萬章又問孟子言舜之不告而娶則我既已得聞教命矣然堯帝而以二女妻於舜而不告舜父母是如之何也故以此問之妻者以女嫁人謂之妻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孟子又答之曰帝堯亦知告舜父母則舜父母止之則不得以妻之也萬章曰至不知象之將殺已與萬章又問孟子言舜

之父母使舜完治倉廩舜既登倉廩即捐梯而下瞽瞍不知已下乃焚廩欲因此以燒殺其舜又使舜深浚其井舜既浚井即旁出之瞽瞍不知已出又欲從而掩之以溺殺其舜其舜有弟名象乃曰謀揜蓋而殺都君者皆我之功也都君即象稱舜也然謂之都君者蓋以舜在側微之時漁雷澤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故以此遂因為之都君矣註曰都於也其說亦通又曰牛羊與父母舍廩與父母干戈雷我琴亦雷我砥亦雷我二嫂使治我之牀以為我妻欲與父母分此故先設言為謨蓋都君者成我積耳於是象遂往入舜之宮遇舜又在牀而鼓五弦之琴愕然反其辭曰我氣閉積思意君故來此遂怩其顏而乃慙恥形於面容也以其恐舜知已謀其二嫂故也舜曰惟茲民庶汝其于治是舜見象素不來至其宮遂見至宮乃曰念此臣之眾汝其來助我治耳如此故萬章乃問孟子言舜帝不知其弟象之將欲殺其已與故以此好言而答其象也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孟子又言舜何為而不知

孟子疏

卷之九上九

及古聞

象謀殺已也以其仁人愛其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故以好言答之也曰然則舜偽為喜以悅人者與曰否至奚偽焉孟子又答之曰舜非偽喜以悅人者矣又引以子產有饋生魚事而證之曰使主池沼之吏曰賜生魚於鄭之子產子產受之乃使主池沼之吏曰技人者畜養於池技人烹煮而食之遂反歸命告於子產曰我始初放之於池則魚尚羸乏圍圍然於水而未遊少頃則洋洋然舒緩搖尾而走趣於深處子產信之以為然乃曰此魚是得其所養哉故重言之乃歎魚之得志於水甚快然也其技人乃出而與人曰誰謂子產為智者有知於人子既烹煮而食其魚子產乃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如此孟子故於此言故君子者可欺偽以其方類難誣罔全以非其道也彼象謂以鬱陶息君是以愛兄之道來至於宮是以但欺以其方類也故舜遂必以誠深信之而喜其來故以好辭答之矣何為以舜為偽喜者焉言舜不偽也亦若技人欺子產之謂故子產亦必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耳所謂方類者以其在疑似之間故也

完治至為死矣正義曰云捐去其階焚舜之說不若旋階之說通也按史記云瞽瞍欲殺舜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瞍又使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旁出去瞽瞍與象喜以為舜死矣象曰本謀者象之謀也象於是與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事父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愕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舜復事瞽瞍愛弟彌謹此亦其事也以史記觀之則捐梯之說是此之文也大抵學者不可執此以為深然也當以意揄然有自判之論可矣

五楯也者按孔安國云干楯也周禮掌五兵五楯鄭玄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祕者也長四寸胡六寸疏云胡子橫插微邪向上不勾不勾似磬之折殺也又云戟今之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以其與戈相類故云戈戟也論其制則別矣云

孟子疏

卷之九上

及古

彫弓天子之弓者彫弓漆赤弓也尚書云彫弓一彫  
矢百孔安國云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  
弓所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周禮司弓云天子之弓  
合九而成規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  
規士合三而成規是其等也云五弦琴者史記云舜  
彈五弦之琴是矣云棲牀者蓋取類於禽棲故也以  
其林則主木而言棲則主取而言二女即娥皇女英  
是也國鄭子國之子公孫僑者正義曰按左傳云子  
產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名僑公子之子曰公孫襄  
三十年執鄭國之政為鄭大夫公子發字子國公孫  
之子以王父字為氏據  
後而言故稱為國僑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國  
怪舜放之何故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國舜封象  
於有庈或有人以為放之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

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  
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庈有庈之人  
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

國舜誅四佞以其惡也象惡亦甚而封之仁人用心

當如是乎罪在他人當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  
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  
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庈富貴之也身為天  
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國孟子言仁人於弟不  
問善惡親愛之而已封者欲使富貴耳身既已為天

子弟雖不仁豈可為匹夫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  
萬章問放之意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  
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  
象不得施教於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而納貢賦與之  
比諸見放也有庠雖不得賢君象亦不侵其民也雖  
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  
庠雖不使象得豫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  
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  
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

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者實親親之恩也此之

謂也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辭孟子以告萬

章言此乃象之謂也萬章問曰至此之謂也正義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  
者萬章問孟子以謂象日日以謀殺舜為事然舜既  
立為天子則放象而不誅如之何孟子曰封之也或  
曰放焉孟子答之曰是封象也或人言放焉萬章曰  
至在弟則封之萬章又問舜流其工於幽州放驩兜  
於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誅罪此四者而  
天下於是咸服此乃是誅戮其不仁者也然象傲極  
不仁乃反封之於有庠之國則有庠之國中何罪  
也仁人固肯如此乎在他人之惡則誅戮焉在弟則  
封之國故曰仁人固如是乎萬章之意以謂仁人必  
不肯如此也孔安國註尚書云其工象恭滔天足以  
惑世故流放之幽州北裔水中可居者曰洲驩兜黨



於其工罪惡同崇山南裔也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  
 為諸侯號饗餐三危西裔鯀方命圯族績用不成羽  
 山東裔在海中按史記云其工少皞氏不才子天下  
 謂之窮奇者也驩兜帝鴻氏不才子天下謂之渾沌  
 者也鯀顛項氏不才子天下謂之檇杌者也曰仁人  
 之於弟也至可謂親愛之乎孟子又答之曰仁者之  
 人於其弟也不藏怒心不隔宿怨但親愛之而已所  
 以親之者以欲其貴也愛之者以欲其富也今舜封  
 象於有庠者是以欲其富也愛之者如舜身自為天子而  
 使弟只為之匹夫可謂為親愛其弟者乎有庠國之  
 名號也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萬章又問孟子或人  
 言放之者是何所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至此  
 之謂也孟子又答之曰象之於庠不得施政教於其  
 國中天子使吏代之以治其國而納天子之貢賦焉  
 故謂之為放也象豈得暴彼有庠之國民哉以其使  
 吏代之故也雖然不使象得施政教而舜以兄弟親  
 親之恩欲常見之故源源如水之流與源而通不  
 以朝貢之諸侯常禮乃來也其自至而見天子如天

子以政事接見於有庠之君也故孟子云是此之謂也  
也云自常常已下皆尚書逸篇之辭正義曰按隋  
 經籍志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氏  
 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唐有三卷徐邈為  
 之註焉蓋其文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

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  
 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  
 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咸丘蒙孟子弟子

語者諺語也言盛德之士君不敢臣父不敢子堯與  
 瞽瞍皆臣事舜其容有蹙踏不自安也孔子以為君

父爲臣岌岌乎不安貌也故曰殆哉不知此語實然乎孟子曰否言不然也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東野東鄙田野之人所言耳成丘蒙齊人也故聞齊野人之言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孟子言舜攝行事時未爲天子也放勳堯名徂落死也如喪考妣思之如父母也遏止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

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日一王一言不得並也成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不以堯爲臣也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詩小雅北山之篇普徧率循也徧天下循土之濱無有非王者之臣而曰瞽瞍非臣如何也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孟子言此詩非舜臣父之謂也詩言皆王臣也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不得養

父母乎是以怨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志詩人志所欲之事意學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說詩者當本之不可以文害其辭文不顯乃反顯也不可以辭害其志辭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孑然遺脫不遭旱災者非無民也人情不遠以已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爲得其實矣王者有所不臣不可

謂皆爲王臣謂舜臣其父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尊之至瞽瞍爲天子之父養之至舜以天下之富奉養其親至極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詩大雅下武之篇周武王所以長言孝道欲以爲天下法則此舜之謂也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書尚書逸篇祇敬載事也夔夔齊栗敬慎戰懼貌舜既爲天子敬事嚴父戰栗以見瞽瞍瞍亦信知

舜之大孝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以此解成丘蒙之

疑成丘蒙至不得而子也正義曰此章言孝莫大

者也成丘蒙問曰至誠然乎哉者成丘蒙問孟子曰

諺語有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之父不得而子之

今舜嚮南面而立為天子堯帝乃率天下諸侯北面

而朝之而舜見瞽瞍其容蹙蹙然而不敢自安孔子

亦云於此時也而天下危殆岌岌乎如也岌岌不安

之貌也然未知此諺語實如是乎孟子曰否此非君

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者孟子答以否不然也此

語非君子之言也即齊東作田野人之語也堯老而

舜攝之至是二天子矣孟子又言堯帝既老而舜於

是攝權堯行事耳未為天子也堯典之篇有云言舜

攝堯行事至二十有八年放勳乃徂落而死放勳堯

之號也鬼氣往為徂體魄頌為落大抵則死也堯既

死天下百姓如喪其父母三年四海之內絕盡八音

以其哀思之甚也禮記曰生日父曰母死曰考曰妣

鄭詳云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媿也廢於

考故也入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是也孔子云天無

兩日民無兩王如舜既為天子矣又率諸侯以為堯

三年之喪是則為二天子矣言日與王不可得而並

也以其舜方攝堯行事未為天子故也成丘蒙曰至

非臣如何者成丘蒙又言舜之不得臣堯則我既得

聞教命矣然而詩小雅北山之篇有云徧天之下莫

非為王之土地循土之濱莫非為王之臣而舜既為

天子則是舜既得為天子矣敢問舜父瞽瞍之非臣

是如之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至是周無遺民也

者孟子又答之曰此北山之詩云非是舜臣父之謂

也其詩蓋言勤勞於王事而不得奉養其父母者也

故云普天之下莫非王上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言皆

是王臣也以其無非為王事者如何為獨使我以賢

才而勞苦不得奉養其父母也故以是而怨之也故

說詩者不以文而害逆其辭又不可以其辭而害逆

其詩人之志以已之心意而逆求知詩人之志是為

得詩人之辭旨人如說詩者但以歌詠之辭為然而

故古閣

不以已之意而求詩人志之所在而為得詩人之旨  
而已矣則雲漢之篇有云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此  
言也是周無遺民矣殊不知此雲漢之詩其詩人之  
志蓋在憂旱災以其多有死亡者矣今其餘民無有  
單子得遺脫不遭旱災者非謂無民也子單也孟子  
引此所以證此北山之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土之濱莫非王臣亦非謂舜臣父之意也孝子之至  
莫大乎尊親至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者孟子又言孝  
子之至不可以有加者莫大乎尊親為之至也尊親  
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奉養其親是為尊親之至也今  
瞽瞍為天子之父是舜尊親之至者也舜以天下奉  
養之是養之至者也詩大雅下武之篇云武王長言  
孝心之所息所息者維則法太王王季文王三后之  
所行耳此亦舜之謂也書於大禹謨篇亦云舜敬以  
事見于父夔夔然悚懼齋莊戰栗瞽瞍亦信順之見  
舜以聘為父而不得子之也孔安國註云祇敬載事  
也允信若順也國咸丘蒙正義曰云為孟子弟子齊  
人也者他經傳未詳今案春秋咸公七年有焚咸丘

杜預云咸丘魯地以此推之則此所謂咸丘蒙者豈  
咸丘之人有以蒙為名者邪是未可知也註乃云齊  
人也者蓋魯國孟子時為齊之所侵故咸丘之地乃  
為齊之地故也有所問於孟子即為弟子矣國書平  
秩東作正義曰孔安國傳云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  
務農也國詩小雅北山之篇正義曰此篇蓋刺幽王  
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也國大雅  
下武之篇正義曰此詩蓋詠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  
能昭先人之功也國逸篇正義曰據今大  
禹謨有云此非特止於逸篇文也已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九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萬章章句上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欲知堯實以天下與舜

否孟子曰否堯不與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當與天意合之非天命者天子不能違天命也堯曰

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是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

與之萬章言誰與之也曰天與之孟子言天與

與之孟子言天與

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萬章言天有聲音命  
與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  
曰天不言語但以其人之所行善惡又以其事從而  
示天下也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萬章欲知  
示之之意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  
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  
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管者堯薦舜於  
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  
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

上必用之舜天人所受故得天下也曰敢問薦之於  
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萬章言天  
人受之其事云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  
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  
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百神享之祭  
祀得福也百姓安之民皆謳歌其德也舜相堯二十  
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二十八年之久非  
人為也天與之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  
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

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

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

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南河之南遠

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堯子胤子丹朱訟獄獄

不決其罪故訟之謳歌謳歌舜德也泰誓曰天視自

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泰誓尚書篇名

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萬章曰至此之

章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

也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萬章問孟子堯帝以

天下與舜有之乎孟子曰否孟子答之堯不與之也

天了不能以天下與人孟子言天子不能以天下與

其人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萬章又問孟子言

如此則舜有天下也誰與之曰天與之孟子答以為

天與之也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萬章又問天與

之舜者天有聲音諄諄然命與之乎曰天不言以行

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又答之言天不以言諄諄

然命之也但以人之所行善惡與其事從而示之而

止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萬章又問以行與

事示之者是如之何也曰天子能薦人至示之而已

矣孟子答之言天子者雖能舉薦人於上天也又不

能使上天以與之天下也諸侯者能舉薦人於天子

而不能使天子必與為之諸侯大夫者能薦人於諸

侯而不能使諸侯必與為之大夫往者堯舉薦舜於

上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我故曰天不言

以行與事示之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

於民而民受之如何萬章又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

與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是如之何也曰使之主祭而

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也使之主事而百姓安之

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不能以天下



與人也書云納于大麓是堯薦舜於天也烈風雷雨弗迷是所受之也所謂百神享之亦可知也慎徽五典納于百揆是暴之於民也五典克從百揆時敘是民受之也所謂百姓安之亦可知也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然於天則云薦於民則云暴者蓋天遠而在上是為尊者也聖人於天舉其所知而取舍不在我故云薦之也民近而在下是為卑者也聖人之於民顯其功業而使之自附故云暴之也所謂受之者即事輔相之得二十八年之久非人所能為之也乃天與之也堯帝既崩死舜率天下諸侯為堯三年喪三年喪既畢舜乃逃避堯之子丹朱而隱於南河之南往朝觀於舜訟獄有未決斷者不往求治於堯之子丹朱而丹朱而往求治於舜謳歌吟詠者不吟詠堯之子丹朱而吟詠舜故曰天與之也如此然後往歸中國履天子之位焉如使舜不避堯之子而居堯帝之宮逼逐堯之子是則為篡奪者也非謂為天與之也泰誓

篇亦云天之所視從我民之所視天之所聽亦從我民之所聽是此天與之人與之之謂也○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正義曰案論語堯曰篇有此文書亦有此何晏曰曆數列次也孔安國云曆數天道謂天曆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曆數謂天道○河南南夷也正義曰案裴駘云劉熙曰南河之南九河之最南者是也知為南夷也所謂中國劉熙云帝王所都為中故曰中國○泰誓尚書篇正義曰孔安國傳云泰誓者大會以誓眾也又云天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而已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

有諸○問禹之德衰不傳於賢而自傳於子有之否

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言隨天也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

孟子疏 卷之九  
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  
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  
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  
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  
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  
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  
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  
未久故也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之中以蓋

**註**舜薦禹禹薦益同也以啟之賢故天下歸之益又

處也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  
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  
也**註**莫無也人無所欲爲而橫爲之者天使爲也人  
無欲致此事而此事自至者是其命而已矣故曰命  
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  
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註**仲尼無天子  
之薦故不得以有天下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襲  
父之位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天之所廢必若桀紂  
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註**益值啓之賢伊尹

值太甲能改過周公值成王有德不遭桀紂故以匹夫而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薨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之弟也太甲太丁子也伊尹以其顛覆典刑放之於桐邑處居也遷徙也居仁徙義自怨其惡行艾治也治而改過以聽伊尹之教訓已故復得歸之於亳反天子位

也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周公與益伊

尹雖有聖賢之德不遭者時然孔子言禪繼其義一

也萬章問曰至其義一也正義曰此章言義於人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賢位莫繼者也萬章問孟子曰世人有言至於禹之代而德衰微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此乎孟子答之曰否不然也天與之賢者則與賢者天與之子則與子以其隨天如何耳往者舜薦禹於天及得十有七年舜於是崩死禹以三年服喪畢遂避舜之子商均隱於陽城天下之民從禹若堯之死後民之舜而不之丹朱也禹其後又薦益於天及得七年禹崩死益以三年服喪畢益遂避禹之子啓隱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謳歌者皆不歸益而歸禹之子啓咸曰我君之子也無他以其堯子丹朱不肖舜子商均亦不肖而舜之輔相

堯禹之輔相舜而歷年多矣施恩澤於民已久天下  
 之民所以歸舜與禹不歸丹朱商均也啓以賢能敬  
 承續禹之治而益又輔相禹但七年其歷年尚少不  
 如舜相堯二十有八年禹相舜十有七年之多而施  
 恩澤於民亦未至久所以天下之民不歸益而歸啓  
 也又况啓有賢德與丹朱商均之不同邪舜禹益相  
 去年代已久遠其子之或賢或不肖天使然也非人  
 所能爲之也人莫之爲然而爲然者故曰天使然也  
 人莫能致之此事而其事自至者是其命有是也言  
 天與命者究其義則一也以其無爲而無不爲故曰  
 天也天之使我有是之謂命故曰命也天下善否天  
 實使之然也祿位器服乃其所命故也今丹朱商均  
 與啓三者之或賢或否是其天也天下之民或歸之  
 或不歸之是其命也與書所謂天難諶命靡常孔子  
 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凡此亦天與命之意也匹夫  
 之賤而有天下者其義必如舜禹而又得天子薦之  
 者故得有天下也故孔子不有天下雖言有德然而  
 無天子以薦之者是不有天下也繼世之君雖無仲

尼之德然而襲父之位又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夫  
 入之所以廢滅者必若桀與紂之暴虐然後乃廢滅  
 之矣故益伊尹周公三者不有天下以其時值啓太  
 甲成王三君皆賢天不廢此三君故益伊尹周公所  
 以不有天下也伊尹相湯王天下也及湯崩死太子  
 太丁未立而喪於是大丁弟外丙立外丙即位二年  
 崩外丙弟仲壬立仲壬即位四年崩太丁子太甲立  
 太甲即位遂顛覆湯之典刑伊尹乃放之於桐宮及  
 三年太甲乃自悔過而怨其已惡遂治身於桐宮於  
 是居仁徙義以聽伊尹之教訓復歸于亳都反天子  
 之位焉周公之不有天下若益之於夏禹伊尹之於  
 殷湯故也孔子曰唐虞二帝禪讓其位夏禹殷湯周  
 武繼父之位其義則一更無二也謂其義則一而無  
 二者蓋唐虞賢夏后殷周與子天與賢則與賢天與  
 子則與子其爲順天則一而已故曰其義則一也云  
 禪者蓋唐虞禪祭而告傳位故曰禪也註城箕山  
 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正義曰家史記裴駟註云劉  
 熙曰陽城是今之潁川也箕山嵩高之北是也註太

丁湯之子至位也正義曰案史記文已具在公孫丑篇內此更不錄然史記乃云外丙即位三年今孟子云外丙二年蓋史記不稽孟子之過也  
也  
正義曰堯舜之子皇甫謐云娥皇無子商均女英生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伊尹負鼎俎而干湯有之否孟子曰否不然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有莘國名伊尹初隱之時耕於有莘之國樂仁義之

道非仁義之道者雖以天下之祿加之不一顧而覩也千駟四千匹也雖多不一盼視也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以取於人也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湯聞其賢以玄纁之幣帛往聘之囂囂然自得之志無欲之貌也曰豈若居畎畝之中而無憂哉樂我堯舜仁義之道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

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幡反也。三聘既至而後幡然改木之計欲就湯聘以行其道使君為堯舜之君使民為堯舜之民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覺悟也。天欲使先知之人悟後知之人我先悟覺者也我欲以此仁義之道悟此未知之民非我悟之將誰教乎。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

夏救民

伊尹思念不以仁義之道化民者如已推排內之溝壑中也自任之重如此故就湯說之伐夏桀救民之命也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枉已者尚不能以正人况於辱已之身而有正天下者也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不同謂所由不同大要當同歸但殊塗耳或遠者處身遠也或近者仕者近君也或去者不屑就也或不去者爾焉能洗我也歸潔於身不污已而已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

聞以割烹也三我聞伊尹以仁義干湯致湯為王不  
聞以割烹牛羊為道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  
自毫三伊訓尚書逸篇名牧宮祭宮朕我也謂湯也  
載始也毫殷都也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  
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  
毫遂順天而誅之也三萬章問曰至自亭正義曰此  
濟時不枉道以取容則於益治而已者也萬章問曰  
至有諸者萬章問孟子謂世人有言伊尹以負鼎俎  
割烹之事而下湯有之否乎孟子曰否至朕載自毫  
孟子答之曰否不是也伊尹耕於有莘之國野而樂  
行堯舜二帝之道如非其義與非其道也雖祿湯之  
以天下之大且不顧而若無也繫馬雖千駟之多亦

且不聘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雖一草介亦不取  
諸人也以其伊尹所操守如是也湯聞如此之賢乃  
使人以幣帛之物往聘之伊尹且囂囂然自得而曰  
我何為以湯之幣聘是為出哉我豈如居處有莘之  
畎畝之中緣此以樂堯舜之道哉湯至三次使人往  
以幣帛聘之既至而後反然改本之計曰與我居處  
有莘之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我豈如使此  
君成湯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湯之民為堯舜之  
民哉我豈若吾身今得親見致君為堯舜之君致民  
為堯舜之民哉於是又曰上天之生此人民也是使  
為先知以覺悟後知者也曰上天之生此人民也是使  
後覺者也我今亦天民之先覺者也我將亦以伊尹  
樂堯舜仁義之道以覺悟今之民如非我覺悟之而  
誰能也孟子於此又言伊尹思念天下之民雖一匹  
之夫婦有不被堯舜之恩澤者如已推而內之於溝  
壑中也其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然後故就湯  
而說之以伐夏桀而救人民之厄也我未聞有枉其  
已身而能正人者也而况伊尹肯辱已負鼎俎割烹

孟子卷下 卷之九下 及古

之事以為正天下者乎且聖人所行之迹不同也或  
遠處其身而不仕或近而仕君或去而不屑就或不  
去以為爾焉能免我哉但歸潔其身而不污已而已  
矣如是則我所以但聞伊尹以堯舜之道干說其湯  
未聞以鼎俎割烹之事而要湯也故尚書伊訓之篇  
有云天行誅伐始攻之罪者自桀宮起也湯言我始  
與伊尹謀之自亳地也以此詳之則知伊尹非事割  
烹之汚而要湯伐桀者也伊尹或遠而不仕謂在有  
莘之野是也或近而仕謂湯三聘而往見之是也去  
亳適夏所謂或去是也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所謂或  
不去是也伊尹負鼎俎而干湯正義曰案史記殷  
本紀云伊尹名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  
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  
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事  
湯舉任以國政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  
義訓云列女傳曰湯妃有莘氏之女劉向別錄曰九  
主者有去君專君授君勞君寄君等君破君國君二  
歲社若此九品圖畫其形是也伊尹有莘國名至人也

正義曰案左傳莊公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  
杜預曰莘號地又云號國今榮陽縣是也云于駟四  
于駟案論語孔子云齊景公有馬于駟孔安國註云  
于駟四千匹伊訓至牧宮正義曰云伊訓逸篇之  
名蓋今之尚書亦有伊訓之篇乃其文則曰造攻自  
鳴條朕載自亳孔安國傳云造載皆始也鳴條地在  
安邑之西又云湯始居亳孔安國云帝嚳都亳湯自  
商丘遷焉是則亳帝嚳之都也今云殷都即因湯居  
而言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

諸乎國有人以孔子主於癰疽癰疽之醫者也瘠姓

環名侍人也衛君齊君之所近狎人也孟子曰否不  
然也好事者為之也國否不也不如是也但好事毀



人德行者為之辭爾於衛主顏籛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註** 顏籛由衛賢大夫孔子以為主彌子彌子瑕也因

子路欲為孔子主孔子知彌子幸於靈公不以正道故不納之而歸於命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必曰有天命也若主此二人是為無義無命者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

孔子當厄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註** 孔子以道不

令不見悅魯衛之君而去適諸侯遭宋桓雖之故乃變更微服而過宋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大賢亦無諂惡之罪故諡為貞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為楚所滅故無諡但曰陳侯周是時孔子遭厄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為陳侯周臣也於衛齊無厄難何為主癰疽瘠環者也吾聞觀進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註** 近臣當為遠方來賢者為主遠臣自遠而至當主

於在朝之臣賢者若孔子主於卑幸之臣是為凡人耳何謂孔子得見稱為聖人乎萬章問曰至孔子子大居正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貞信故孟子辯之正其大義者也萬章問曰至有諸乎萬章問孟子曰或有人謂孔子於衛國主癰疽之醫者於齊國主侍人姓瘠名環者誠有諸此乎否孟子曰否至何以為孔子孟子答之曰否言不如是也但好事毀人德行者為此言也大孔子於衛主顏讎由讎由賢大夫也彌子瑕之妻與子路之妻是兄弟也彌子瑕乃謂子路曰孔子如主於我則衛之卿孔子可得也子路以此言告孔子孔子遂曰我有命也以其得與不得皆命也孟子於此言夫孔子進以禮而有辭遜之心退以義而有虛惡之心其得用與不得用則曰有命如為上於癰疽與侍人瘠環者是無義無命者也是孔子所不為也然則孔子於衛主顏讎由者以其義也於衛不主彌子以其有命也以義則得其宜也以

命則得與不得無所憂也然而孔子又嘗不悅於魯而殺之孔子乃變更微服而過宋當此時也孔子是遭其厄不得已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為陳侯周之臣孟子於此又曰我聞觀遠方之來臣者但觀其所為上者如何則知其賢否也今孔子如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二人但卑佞之臣耳為凡人也何得為之孔子今以司城貞子為守正之臣者並非癰疽瘠環之比也然則孔子當既不得已而主之者尚且如是况癰疽瘠環者孰謂孔子肯主之乎蓋司城者今以宋六卿考之則司城在司寇之上右師左師司馬司徒之下其位則六卿之中也古有司空之官無司城之名特宋有之者蓋左傳魯桓公六年宋以武公廢司空杜預曰武公名司空遂廢為司城也癰疽之醫瘠姓環名侍人也正義曰未詳其人但以經文推之亦誠然也顏讎由至靈公正義曰案孔子世家史記云孔子自魯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是則顏

辭由即濁鄒也為衛大夫又案魯哀公二十五年左  
傳云彌子飲衛侯酒杜預云彌子彌子環也是其有  
幸於衛靈公者也遭宋桓魋之故至陳侯周正義  
曰案史記孔子自衛過曹及去曹過宋與弟子習禮  
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遂適鄭與弟  
子相失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  
陳取三邑而去由是推之則司城貞子為陳國之卿  
非宋卿也亦恐史家謬誤云陳侯周懷公也今案  
史記世家陳懷公之子名越者乃為潘公又案潘公  
年表六年孔子來是則陳侯周即潘公是為懷公之  
子潘公即位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潘  
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於魯案孔子世家云  
孔子在陳三歲晉楚爭強更伐陳及吳侯陳孔子遂  
曰歸與歸魯是潘公八年去陳也由此推之則孔子  
適衛而歸魯是潘公八年去陳也由此推之則孔子  
主於司城是為潘公之臣矣今孟子乃云為陳侯周  
臣是陳侯周即潘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

牛以要秦繆公信乎人言百里奚自賣五殺羊皮

為人養牛以是而要秦繆之相實然不孟子曰否不

然好事者為之也好事毀敗人之德行者為設此

言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

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垂棘美玉所出地名

屈產地良馬所生乘四馬也皆晉國之所寶宮之奇

虞之賢臣諫之不欲令虞公受璧馬而假晉道百里

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

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  
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  
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  
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  
賢而能之乎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  
年七十而不知食牛干人君之為汙是為不智也欲  
言其不智下有三智知食牛干秦為不然也卒相秦  
顯其君不賢之人豈能如是言其實賢也自鬻以成  
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人自鬻

於汙辱而已輔相成立其君鄉黨自喜好名者  
尚不肯為也况賢人肯辱身而為之乎萬章問曰

之乎正義曰此章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  
顯君明道不為苟合而為正者也萬章問曰至信乎  
者萬章問孟子謂或有人曰百里奚自賣五段羊之  
皮於秦為人養牛以此而干秦繆公為之相今信乃  
為實然乎否乎孟子曰否至而謂賢者為之乎孟子  
答之以為否不信然也百里奚虞國之大夫也晉獻  
公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借道於虞以伐虢國虞  
之大夫宮之奇諫之令虞公無受璧與馬以借與道  
也百里奚不諫之以其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遂  
往秦時百里奚年已七十歲矣豈不知食養牛干秦  
繆公之為有汙辱也苟如是不知以食牛為汙辱可  
謂為智者言不可謂之智者矣知虞公為君不可得  
而諫故不諫可謂為不智乎言如此可謂為智者也  
又知虞公將亡其國而乃先去之而之秦不可謂之

不智也時得舉用於秦國百里奚知秦繆公可與有  
行其道也遂輔相之可謂不智乎言可謂之智者矣  
及輔相秦繆公而顯其君名揚於天下又可傳於後  
世不為賢者而能如是乎言百里奚真賢者乃能如  
是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如自賈而汗辱其身  
乃為成立其君雖鄉黨邑里自喜好名者尚亦不肯  
為自鬻以汗身今乃謂百里奚為真賢者而肯為乎  
言百里奚不肯為是也蓋宮之奇者按杜預春秋傳  
云虞之忠臣也五殺羊皮正義曰說文云殺夏羊  
杜曰殺羊也五殺羊皮正義曰說文云殺夏羊  
年云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坐棘之壁假道於虞  
以伐虢杜預曰荀息荀淑也屈產生良馬坐棘出美  
玉故以為名四馬曰乘史記云百里奚者晉獻公既  
虜百里奚以為秦繆公勝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  
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  
乃使人請以五殺羊之皮贖之楚人許之繆公乃釋  
其囚授之以國政號曰五殺大夫是其事矣又僖公  
五年云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虞

之表也號亡虞必從之晉不以啓寇不可散一之謂  
蓋其可再乎為二年假晉道公下陽是也諺所謂輔  
車相依唇亡齒寒其虞號之謂也宮之奇以其族行  
口虞不臘矣在此行也冬十二月晉滅虢號公醜奔  
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  
伯以勝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  
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此孟子所以據而云焉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正義曰此卷即趙註分上卷為下卷也此卷中凡九章一

章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仲尼天高不可階他人丘陵猶可踰二章言聖人制祿上下差敘三章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三公友賢授之以爵四章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不令則去亦不淹久五章言國有道則能者處卿相國無道則聖人居乘田六章言知賢之道舉之為上養之為次不舉不養賢惡肯歸七章言君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八章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九章言國須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遭禍殃凡此九章合上卷九章是萬章有十八章矣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孟子反覆羞伯夷伊尹桀下惠之德以為足以配於聖人故數章陳之猶詩人有所誦述至於數四蓋其留意者也義見上篇矣此復言不視惡色謂行不正而有美色者若夏姬之比也耳不聽惡聲謂鄭聲也後世聞其風者頑貪

之夫更思廉潔懦弱之人更思有立義之志也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息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說與上同桀下惠不羞汗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憚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桀下惠之風者鄙

夫寬薄夫敦國 鄙狹者更寬優薄淺者更深厚孔子  
之去齊接浙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  
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  
而仕孔子也國 浙漬米也不及炊避惡亟也魯父母  
之國遲遲不忍去也是其道也孔子聖人故能量時  
宜動中權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  
者也桀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  
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  
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國 伯夷清伊尹任

桀下惠和皆得聖人之道也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  
止孔子集先聖之大道以成己之聖德者也故能金  
聲而玉振之振揚也故如金音之有殺振揚玉音終  
始如一也始條理者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終條理  
者玉終其聲而不細也合三德而不撓也始條理者  
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國 智者知理物聖人  
終始同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  
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國 智譬猶人之有技  
巧也可學而益之以聖譬猶力之有多少自有極限



不可強增聖人受天性可庶幾而不可及也夫射遠  
而至爾努力也其中的者爾之巧也思改其手用巧  
意乃能中也孟子曰伯夷至非爾力也正義曰此  
章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  
巧可增也仲尼天高不可階他人丘陵猶可踰所謂  
小同而大異者也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  
惡聲至薄夫敦已說上篇詳矣此言不視惡色不聽  
惡聲者言伯夷清潔其身不欲以亂色畱於明姦聲  
畱於聰也於是使聞伯夷之清風者頑貪之夫莫不  
變而為廉潔之人懦弱之夫莫不變而為能有立其  
剛志也聞櫛下惠之和風者莫不變鄙狹而為寬博  
變淺薄而為敦厚也孔子之去齊至孔子也言孔子  
之去齊急速但漬米不及炊而即行以其避惡故如  
是也去魯國則曰遲遲而不忍行去此為去父母國  
之道也所謂父母國者孔子所生於魯國故為父母  
之國也大抵孔子量時適變只去國可以速則速故

於齊不待炊而行也可以久而未去則久之故於魯  
國所以遲遲吾行也可以處此國則處之故未嘗有  
三年之淹可以仕於其君則仕之故有行可祭可公  
養之仕也凡如此者故曰孔子如是也孟子曰至非  
爾力也孟子又曰伯夷之行為聖人之清者也是其  
不以物污其已而成其行於清也伊尹之行為聖人  
之任者也是其樂於自為而以天下之重自任也櫛  
下惠之行為聖人之和者也是其不以已異於物而  
無有所擇也唯孔子者獨為聖人之時者也是其所  
行之行惟時適變可以清則清可以任則任可以  
則和不特倚於一偏也故謂之孔子為集大成得  
純全之行者也蓋集大成即集伯夷伊尹櫛下惠三  
聖之道是為大成耳如所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  
孔子之清而不至伯夷一於清也佛勝召而欲往是  
貨敬所不敬是孔子之和而不至櫛下惠一於和也  
然則伯夷伊尹櫛下惠是皆止於一偏未得其大全  
也而孟子亦皆取之為聖者蓋伯夷伊尹櫛下惠各

承其時之有弊不得不如是而救也以孔子觀之又  
 能集此三聖而為大成者也方伯夷之時天下多進  
 寡退而伯夷所以如是潔已不殉方伊尹之時天下  
 多退而寡進而伊尹所以如是而以天下為已任方  
 桀下惠之時天下多潔已而與俗而桀下惠所以如  
 是俯身而同眾故伯夷承伊尹之弊而救之清桀下  
 惠承伯夷之弊而救之和孔子又承而集之遂為大  
 成者誰謂伯夷伊尹桀下惠救時弊如此可不謂為  
 聖者邪雖然孟子取為三聖其言又不無意於其間  
 也言伯夷但聖之清者也以其取清而言之矣伊尹  
 但聖之任者也以其取任而言之矣桀下惠但聖之  
 和者也以其取和而言之矣孔子之聖則以時也其  
 時為言以謂時然則無可無不可故謂之集其大  
 成又非止於一偏而已故孟下於下又取金聲玉振  
 而喻之也言集大成者如金聲而玉振之者也金聲  
 者是其始條理也言金聲始則降而終則殺者也如  
 伯夷能清而不能任伊尹能任而不能和桀下惠能  
 和而不能清者也玉振之者是其終條理也言玉振

則終始如一而無隆殺者也如孔子能清能任能和  
 者也所以合金聲而玉振之而言也以其孔子其始  
 如金聲之隆而能清能任能和其終且如玉振無隆  
 殺又能清而且任而日和和而且清有始有終如  
 一者也然則孟子於此且合金聲玉振之條理而喻  
 歸于孔子是其宜也然而始條理者是為智者之事  
 也終條理者是為聖人之事也以智者而譬之則若  
 人之有巧也以聖人而譬之則若人之有力也如射  
 於百步之外為遠其射至於百步之外是人之巧也  
 其所以中的者非人之力量也以其人之巧耳此譬伯  
 夷伊尹桀下惠但如射於百步之外能至而不能中  
 孔子於射能至又能中者蓋能至亦射之善者矣  
 而能至能中者又備其善者也蓋能至亦射之善者矣  
 人之善者也能時是備其聖人之善者也此一段則  
 孟子總意而解其始條理也而始終條理又解金  
 聲玉振者也金聲玉振又喻孔子集三聖之大成者  
 耳蓋條理者條則有數而不紊理則有分而不可易  
 也夏姬鄭聲正義曰云夏姬者按史記云夏姬夏

徵舒之母陳大夫御叔之妻三為王后二為夫人納  
 之者無不迷惑陳靈公與大夫孔寧儀共通於夏姬  
 廢失朝政徵舒遂殺靈公及申公蓋將夏姬來葬於  
 晉晉人殺巫臣又娶夏姬凡此是也云鄭聲者已說  
 於公孫丑篇伯夷清伊尹任栢下惠和孔子  
 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者正義曰已說於上篇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北宮錡衛人班

列也問周家班列爵祿等差謂何孟子曰其詳不可  
 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  
 聞其畧也詳悉也不可得備知也諸侯欲恣行憎  
 惡其法度妨害已之所為故滅去典籍今周禮司祿  
 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存也軻孟

子名也畧也言嘗聞其大綱如此矣今考之禮記

王制則合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

同一位凡五等也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自

天子以下列尊卑之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

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諸侯

法天子臣名亦有此六等從君下至於士天子之制

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

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附庸

凡此四等土地之等差也天子封畿千里諸侯方百

里象雷震也小者不能特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名通  
曰附庸也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  
受地視子男視比也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  
之制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  
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  
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公侯之國為大國卿祿居  
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大夫祿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也  
上士之祿居大夫祿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轉相倍  
庶人在官者未命為士者也其祿比上農夫士不得

耕以祿代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  
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  
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伯為次國大  
夫祿居卿祿三分之一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  
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  
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子  
男為小國大夫祿居卿祿二分之一也耕者之所獲  
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  
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

是為差

謂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百畝之田加

之以糞是為上農夫其所得穀足以食九口庶人在

官者食祿之等差由農夫有上中下之次亦有此五

等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

北宮至為差正義曰此章言聖人制祿上

下等差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諸侯僭越滅籍從私孟

子略紀言其大綱以答北宮錡之問也北宮錡問曰

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者北宮錡問孟子以謂周家

班列其爵祿高下等差如之何也孟子曰其詳不可

得而聞也至嘗聞其畧也者孟子答之謂其詳悉則

不可得而聞諸侯放恣憎惡其法度有妨於已之所

為盡滅去其典籍故今不復有然而軻也但嘗聞得

其大綱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

一位凡五等至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

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者此皆孟子

言周室班爵祿之大綱也云天子一位至凡五等也

者蓋父天母地而為之子者天子也爵位盛大以無

私為德者公也斥堠於外以君人為德者侯也體仁

足以長人者伯也子字也字養也而其德足以安人者故

曰男也自天子至於子男皆有君道故尊卑之位凡

有五等然公侯伯子男皆臣乎天子而爵位之列自

天子始所以與天子同其班君一位卿一位士凡六

等者蓋出命足以正眾者君也知進退而其道上達

者卿也智足以帥人者大夫也才足以事人者士也

自君以下至於士皆有臣道焉故尊卑之位凡六等

然卿大夫士皆臣乎國君而爵位之列自國君所以

與國君同其班凡此者是皆孟子所謂班君臣之爵

孟子疏

卷之八

及古

不有七十里五十里之差凡是以四等如其德不足以  
合瑞於天子而其地又不足以敵廣於公侯其勢又  
難以特達於天子者故因大國以名通則謂之附庸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  
男者此言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也周禮  
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  
六命其大夫四命鄭玄云王之上下三命則元士者  
即上士也蓋以六命之卿其所受之地則視七命之  
諸侯以四命之大夫則所受之地而視七命之伯以  
二命之元士其所受之地則視五命之子男故也大  
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至祿足以代其耕也者蓋公  
侯之國是為大國者也大國之地方百里而國君之  
祿則十倍於卿而卿之祿是為居於君祿十分之一  
也卿所居之祿又四倍於大夫而大夫之祿是為居  
卿祿四分之一也大夫所受之地則一倍於上士而  
上士之祿是為居大夫二分之一也中十下士亦皆  
轉為相倍而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者蓋庶人在  
官者是未命為士者也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

於天子國君者也其祿比於上農夫然而不耕之者  
蓋以士勞力於事人不為無庸也而祿已足以代其  
耕矣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至祿足以代其耕  
也者蓋伯之國是為次國者也君卿大夫士之祿亦  
同大國之君卿大夫士之祿相為倍差其下士與庶  
人在官者亦以祿足以代其耕矣小國地方五十里  
君十卿祿至祿足以代其耕也者蓋子男者是為小  
國者也君卿大夫士之祿亦相為倍差與上同其祿  
足以代其耕亦然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  
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食六人  
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者蓋耕者所  
得一夫一婦佃田百畝而百畝之田加之以糞是為  
上農夫其所得之穀足以食養其九口上次則食八  
人中食七人中食六人下食五人其庶人在官  
者食祿之等差亦如農夫有上下中之次有此五等  
矣若今之斗食佐史屬吏是也王制云王者之制祿  
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  
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其不及天子又無六等殆與孟

孟子卷

卷之九

及古

子不合者蓋以孟子所言則周制而王制所言則夏  
商之制也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  
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而孟子不言田而言地者蓋祿以田為主王制主於  
分田以制祿孟子主於制地以分國而國以地為主  
此所以有田地之異也王制云天子之三公田視公  
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  
視附庸而孟子則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伯元士受地  
視子男其視不同者亦以周制與夏商之制不同也  
孟子所以不言天子之公受地視侯故特言其卿者  
蓋卿與公同其所受是所謂舉卑以見尊之意也此  
又孟子所云班臣之祿也詳悉也至則其合也正  
義曰云諸侯欲恣行憎惡其法度妨害已之所為故  
滅去典籍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  
之故使不復有也者蓋自列國之後先王之法浸壞  
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而諸侯類皆以強吞弱以大并  
小而齊魯之始封儉於百里至孟子時齊方百里者  
十魯方百里者五此諸侯所以惡其籍害已而去司

祿之職也是時周室班爵祿之道孟子所以不得聞  
其詳特以太畧而答北宮錡之問也云今考王制則  
合也者蓋自王制推之亦有不合者矣已說於前歟  
禮典命職云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至凡五等正義曰周  
禮典命職云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至凡五等正義曰周  
公有德者加命為二伯二王之後亦為上公是也  
凡此四等土地之等差也至曰附庸正義曰云天子  
封畿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者按周官建王國  
制其畿方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者按周官建王國  
制其畿方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者按周官建王國  
驚百里驚遠而懼邇是也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  
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  
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氏云象日月之  
大亦取畧同也天子方千里所謂縣內以祿公卿大  
夫元士自公侯百里至子男五十里鄭氏註云星辰  
之大小也附庸者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  
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  
制云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  
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鄭註云視猶比

也元善也善士謂命士也此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有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畿內不用以祿羣臣不主爲治民也周禮大司職云以土圭之法求地中以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是又鄭註本此而言也云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者按周禮云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

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又註云都鄙者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鄙鄙所居也王制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也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此蓋變時采地之數周未聞矣是宜孟子但言其大綱而其詳所以未之聞也公侯之國爲大國至代耕也又自伯爲次國至三分之一也又子男爲小國至二分之一也正義曰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間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鄭氏云立大國三十立三公也立次國六十立小國百三十二少卿也名山大澤不以封與民同財不得障管亦賦稅矣此大界方三千里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爲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十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也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謂之大國又封方四百



里者不過六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謂之次國  
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及餘方百里者謂之  
小國盈上四等之數并四十六二州二百一十國則  
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  
里者五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又云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次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  
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  
人上士二十七人然而先王之制列爵惟五分土惟  
三此所以有公侯伯子男而又有大國次國小國之  
殊制爾故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三里  
之宮是大國之制如此也自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  
遂三里之城一里之宮是次國之制如此也自九里之  
也大抵上綦於大國下綦於小國其地雖廣狹不同  
其祿雖多寡有異及君之所受均十卿之祿而已自  
卿以下至於士其祿一相殺以一此卿祿居於君祿  
十分之一大夫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上士居大夫祿

二分之一次國大夫居卿祿三分之一小國大夫居  
卿祿二分之一也其問王制周官與孟子雖有不合  
者亦於前言其大槩也國復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  
畝至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正義曰古者制民之  
產以六尺為步百為畝百為夫此耕者之所得  
所以一大受田百畝也王制云農夫百畝百畝之分  
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  
人下農夫食五人鄭氏以謂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  
瘠有五等收入不同其說是矣然孟子言上農夫食  
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食五人  
凡三等又與此異蓋以周禮以一易再易不易之地  
言之所以有三等孟子王制論所入食人之眾寡此  
所以有五等也周禮上地家七人而孟子言上地上  
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者蓋上農夫足以食九人  
而其家七人者亦得以受之此民所以有餘財自七  
人以下則不得以受上地矣先王之制祿諸侯之下  
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則庶人在官者與下士  
同祿其多寡之數一視五等農夫為差而班祿亦不

此外

萬章問曰敢問友問朋友之道也孟子曰不挾長不

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

也長年長貴貴勢兄弟兄弟有富貴者不挾是乃

為友謂相友以德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

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子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

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

家則不與之友矣獻子魯卿孟氏也有百乘之賦

樂正裘牧仲其五人者皆賢人無位者也此五人者

自有獻子之家富貴而復有德不肯與獻子友也獻

子以其富貴下此五人五人屈禮而就之也非惟百

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

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

我者也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王順長息德不

能見師友故曰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

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

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

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大國之君如晉平公者也

亥唐晉賢人也隱居陋巷晉平公嘗往造之亥唐言  
入平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蔬食糲食也不  
敢不飽敬賢也終於此平公但以此禮下之而已弗  
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  
賢者非王公之尊賢也位職祿皆天之以授賢  
者而平公不與亥唐共之而但卑身下之是乃匹夫  
尊賢者之禮耳王公尊賢當與共天職矣舜尚見帝  
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  
也尚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

舍之於貳室貳室副宮也堯亦就享舜之所設更迭  
為賓主禮謂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  
女妻舜故謂舜甥卒與之天位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  
其義一也下敬上臣恭於君也上敬下君禮於臣  
也皆禮所尚故云其義一也萬章問曰至其義一也  
也正義曰此章言匹  
夫友賢下之以德王公友賢授之以爵大聖之行十  
載為法者也萬章問曰敢問友者是萬章問孟子為  
朋友之道何如也孟子曰至挾也孟子答之以謂不  
挾戴年長又不挾戴其貴勢抑又不挾戴其兄弟有  
富貴者而友朋友也是友其德也以其不可以有挾  
戴其勢而友之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至其義一也

孟子又言孟獻子魯卿是有兵車百乘之家者也有  
友五人焉其二人曰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我忘其  
姓名矣夫獻子之與此五人者是友也以此五人無  
獻子之家富貴也此五人如亦有獻子之家富貴則  
不與獻子爲之友矣無他以其兩貴不能以相下故  
也獻子與之爲友則以貴下賤故也所謂好人之善  
而忘已之勢者也今五人與獻子爲友者亦所謂樂  
已之道而忘人之勢者也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  
爲小國之君亦有如是也費惠公乃小國之君也嘗  
云我於子思則師事之矣我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  
長息則不足爲之師友但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  
爲如是也雖大國之君亦有如是矣晉平公者乃大  
國之君也嘗往於亥唐之家亥唐言入則入其門言  
坐則坐言食則食雖蔬食菜羹之薄亦未嘗不飽也  
蓋爲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以禮下之而已矣而平  
公弗能與之矣天位也又弗能與之治天職也抑又  
不與食其天祿也且職位祿皆云天者蓋此三者皆  
天之所以授於人也故云國君之位必曰天位云職

必曰天職云祿則曰天祿耳言平公以身禮下之是  
士者之尊賢矣非所謂王公大人尊賢者也以其王  
公大人尊賢則當與昊天位也不當以身禮下之也  
夫舜於往日上見於堯帝堯乃館舍之於副官堯亦  
就副官而饗舜所設更爲之賓上然卒禪其天位此  
天子之友其匹夫也云匹夫者蓋舜本則耕於歷山  
但側微之賤者也故云匹夫云甥者蓋堯爲舜之外  
舅堯所以謂舜爲甥也且用下敬上如舜之上見於  
堯故欽堯爲友是謂貴其貴用上敬下如堯館于貳  
室故欽舜而與之爲友是謂尊其尊賢貴尊賢禮皆  
所尚故曰其義則一而無二也蓋獻子有五人者左  
傳趙簡子云魯子獻子有闕臣五人豈謂此五人者  
乎然亦名字則未之詳也妻父曰  
外舅正義曰此蓋案禮記而云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萬章章句下

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

際接也問文接道當執何

心為可也孟子曰恭也

當執恭敬為心曰卻之卻

之為不恭何哉

萬章問卻不受尊者禮謂之不恭

何然也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

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孟子曰今尊者賜

已已問其所取此物寧以義乎得無不義乃後受之  
以是爲不恭故不當問尊者不義而卻之也曰請無  
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  
辭無受不可乎臣萬章曰請無正以不義之辭卻也  
心知其不義以他辭讓無受之不可邪曰其交也以  
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臣孟子言其來文求  
已以道理其接待已有禮者若斯孔子受之矣蓋言  
其可受之也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  
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臣禦人以兵禦人

而奪之貨如是而以禮道來交接也斯可受乎曰不  
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  
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  
如之何其受之臣孟子曰不可受也康誥尚書篇名  
周公戒成王康叔封越于者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閔  
然不知畏死者讞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也若此  
之惡不待君之教命遭人得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  
不須辭問也於今爲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曰  
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

子受之敢問何說也。萬章曰：今之諸侯賦稅於民，不由其道，履畝強求，猶禦人也。欲善其禮以接君子，君子欲受之，何說也？君子謂：孟子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克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爲後如有聖人興作，將比地盡誅今之諸侯乎？將教之其不改者，乃誅之乎？言必教之，誅其不改者也。殷之衰，亦猶周。

之末，武王不盡誅殷之諸侯，滅國五十而已。知後正者，亦不盡誅也。謂非其有而竊取之者，爲盜。克滿至甚也。滿其類大過至者，但義盡耳。未爲盜也。諸侯本當稅民之類者，今大盡耳，亦不可比於禦孔子。隨魯人之獵較，獵較者，田獵相較，奪禽獸得之以祭，時俗所尚，以爲吉祥。孔子不違而從之，所以小同於世也。獵較尚猶可爲，况受其賜而不可也。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萬章問孔子之仕，非欲事行其道與？曰：事道也。孟子曰：孔子所仕者，欲事行其道事。

道奚獵較也

**註**

萬章曰孔子欲事道如何可獵較也

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

**註**

孟子

曰孔子仕於衰世不可卒暴改戾故以漸正之先為

簿書以王其宗廟祭祀之器即其舊禮取備於國中

不以四方珍食供其所簿正之器度珍食難常有之

絕則為不敬故獵較以祭也曰奚不去也

**註**

萬章曰

孔子不得行道何為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

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註**

兆始也孔子每仕常為之正本造始欲以次治之而不

見用占其事治而退足以行之矣而君不行也然後

則孔子去矣終者竟也孔子未嘗得竟事一國也三

年淹留而不去者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

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

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註**

行可冀可行

道也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孔子仕之冀可得因之

行道也際接也衛靈公接遇孔子以禮故見之也衛

孝公以國君養賢者之禮養孔子孔子故宿留以答

之也

**註**

萬章問曰至公養之仕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苟善辭命不忍逆距不合



則去亦不淹久蓋仲尼行止之節者也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萬章問孟子凡交接之際當執何心而交接也孟子曰恭也孟子答之曰但當執恭敬之心也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萬章又問孟子言卻去之卻去之而不受是為不恭敬然也何哉者是何然也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至故弗卻也孟子又答之言尊長賜已乃問之曰其所取此物寧以義取之乎不以義取之乎乃方受之以此是為不恭敬也但當受之不當問尊長所取不義則卻去之也謂宜受之故不可卻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至不可乎萬章又問曰如尊長賜已之物其所取之不義但請無以直言不義之辭卻之但以已心卻去而不受為取民之不義也然後飾以他辭而不受不可乎故以此問孟子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孟子又答之曰其以物來交已以道理其接待於已亦以禮度此孔子受之矣言其如此交接則可受之也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至斯可以受禦與萬章又問曰假使今有人以兵禦人於國

門之外者而奪得其貨物其來交已也以道理交之其既賜已也亦以禮度如此誠可以受禦奪之物與曰不可至如之何其受之孟子又答之以為不可受也且尚書康誥之篇有云殺於人而取于貨啓然強暴為不畏死者雖凡之眾民無有不慈惡之也如此者是可不待教而後誅殺之者也言即殺之更不必待其教命之後也如若殷受夏之天下周受殷之天下所不辭也無他以其夏桀殷紂無道義當代之而受其天下也於今乃竊比聖王之迹而遂以殺人而受物於人為之暴烈如之何可受之言不可受此之餽也曰今之諸侯至敢問何也萬章又曰今之諸侯賦稅於民不以其道亦如禦人而奪貨者也苟善其禮以交接之斯君子且受之敢問何謂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至而況受其賜乎孟子又謂萬章曰子今以為後如有王者興作將比今之諸侯無道而盡誅之乎其待教之其不改者乃誅之乎言必待教之不政者也夫所謂非其所有而取之者是為盜也如克取民賦稅之類至大過者但義之盡耳亦未為盜者

也故曰夫所謂非其有而取之者是為盜也克類至  
義之盡也然孟子必以此言者其意蓋謂今之諸侯  
雖取於民不以義然而受教之猶庶幾能省刑罰薄  
稅斂為善政也此固在所教而不誅今萬章乃曰今  
之諸侯猶禦也殊不知與禦人之元惡不待教而誅  
者異矣然則萬章之所問乃云此者是其繆也宜孟  
子答之此耳孔子之仕於魯國魯國之人田獵較奪  
禽獸孔子亦田獵較奪其禽獸然而獵較而孔子猶  
尚可為而况受其賜而乃為不可也言此者但有道  
禮以交接則可受而不可辭卻也曰然則孔子之仕  
也非事道與萬章又問孟子言如此則是孔子之為  
仕也非欲事其道與曰事道也孟子答之以為孔子  
之仕是欲行其道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又問曰孔  
子既以欲行其道何以田獵較奪禽獸也曰孔子先  
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孟子又答之曰孔  
子所以獵較者以其孔子仕於衰世不可以卒暴更  
變故先且即簿書而正宗廟之祭器既欲正其祭器  
又不以四方之珍食供簿正祭器所以獵較而供簿

正耳然而孔子必以獵較禽獸而供簿正祭器且不  
以四方之珍食者但為四方珍食難常有之恐後人  
無珍食以供之故又絕其祭之禮所以如此也曰奚  
不去也萬章又問曰言孔子既仕於衰世不可卒暴  
更變以行其道何為而不去而莫仕也曰為之兆也  
至淹也者孟子又答之曰孔子所以不去而且獵較  
者以其假為行道之始也兆始也然假獵較為兆既  
足以行之矣而君乃不行之者孔子然後去之也如  
此是以孔子歷聘未嘗有於一國得終三年淹留而  
不去也是其時君不行孔子之兆故也如得行其兆  
孔子遂大行其道以輔佐其君雖留而弗去可也孔  
子有見行可之仕至公養之仕也孟子又因而言孔  
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如於魯  
卿季桓子再三時受乃語魯君為周道遊往觀終日  
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  
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又不  
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于魯之南屯地桓子喟  
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凡此是孔子有見行

可之仕也以其見既行之後乃且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孰謂非於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乎於衛靈公是際可之仕也今按世家又云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伐蒲之事後又問陳於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凡此是孔子有際可之仕也以其接遇孔子而孔子因言之此又孰謂非於衛靈公有際可之仕乎於衛孝公為公養之仕者史記諸家於衛國並無孝公所謂公養之仕但言以養賢之禮養孔子也今按史記紀孔子則亦衛靈公也據春秋年表云衛靈公即位三十八年孔子來魯之又案孔子世家云孔子適衛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孔子遂去衛是則孔子於衛靈公有公養之仕也如衛孝公則吾亦未能信以其無以按據故也以時推之則孔子於季桓子受女樂之時則靈公即位之三十七年也魯定公十二年也定公十三年是衛靈公即位之三十八年也問陳之時則即位之四十三年衛靈公是年卒後之學者宜精

究之康誥尚書篇名周公成王封康叔正義曰案尚書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孔安國傳云命康叔之誥康所內國名叔封字也云殺越人于貨督不畏死凡民罔弗慙註云殺人顛越人於是取貨利督強也自強為惡而不畏死人無不惡之者言當消絕之釋云越于也於也諸侯滅國五十正義曰此蓋據經之文也已在滕文公之篇說焉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至答之正義曰左傳定公五年夏季季平子卒桓子嗣立杜預云季孫斯也云衛孝公養賢者之禮養孔子不知河據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

有時乎為養仕本為行道濟民也而有以居貧親

老而仕者娶妻本為繼嗣也而有以親執釜竈不擇

妻而娶者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為貧之仕

當讓高顯之位無求重祿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

宜乎抱關擊柝辭尊富者安所宜乎宜居抱關擊

柝監門之職也柝門關之木也擊椎之也或曰柝行

夜所擊木也傳曰魯擊柝聞於邾孔子嘗為委吏矣

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

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註**孔子嘗以貧而祿仕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不

失會計當直其多少而已乘田苑圃之吏也主六畜

之芻牧者也牛羊茁壯肥好長大而已茁茁生長貌

也詩云彼茁者葭位卑不得高言豫朝事故但稱職

而已立本朝大道當行不行為己之恥是以君子祿

仕者不處大位孟子曰至恥也正義曰此章言國

人居乘田量時安卑不受言責獨善其身者也孟子

曰仕非為貧至道不行恥也孟子言為仕者志在欲

行其道以濟生民非為家貧乏財故為仕也然而家

貧親老而仕者亦有時而為貧也娶妻志在為繼嗣

以傳業非為其欲奉養其已故娶妻也然而有以親

執釜爨不擇妻而娶者是娶妻亦有時乎為養也然

以孟子於此乃言娶妻之謂者蓋妻亦臣之喻故因

言為仕而帶言之也所以於下文不復敘之而獨繼

之以為貧而言也言為貧者不苟貪但免朝不食夕

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足矣高爵非所慕也故辭其

尊而處卑重祿非所慕也故辭其富而處貧凡此者

以其爵有尊卑祿有多寡故然也以其祿之少者則

孟子疏 卷之二十一  
又以貧言之非所謂家貧之貧也此又知孟子立言之法也言辭尊而處卑辭富而居貧是安所宜之乎言抱關擊柝者是也抱關擊柝之職乃監門守禦之吏也擊柝者所以擊關門之木以警寇也以其是爵之卑祿之貧者也故曰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又引孔子而證之言孔子嘗以貧而祿仕但為委吏以掌倉庾又嘗為乘田之吏以掌苑囿主芻牧也為委吏則曰會計當料量多少斯已矣未嘗侵官犯分也為乘田之助吏則曰牛羊茁壯肥長斯已矣又未嘗侵官犯分也是皆但為稱職耳孟子於此遂因言之曰如位處卑而言在高位者是罪之極也如立乎人之朝而道不得行者君子之所恥辱也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又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皆此之謂也註親老而仕至娶者正義曰傳云任重而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是其意歟註傳曰魯擊柝聞於邾正義曰已說在敘篇註孔子至道也正義曰案孔子世家云孔子貧且賤嘗為委氏吏而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息蕃由是為司空已

而夫魯是其事也云詩云註芻出也葭蘆也箋云言芻之始出者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

註託寄也謂若寄公食祿

於所託之國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

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註謂士位輕本非

諸侯敵體故不敢比失國諸侯得為寄公也萬章曰

君餽之粟則受之乎

註士窮而無祿君餽之粟則可

受之乎曰受之

註孟子曰受之也受之何義也

章曰受粟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註氓民也

孟子曰君之於民固當周其窮乏况於士乎曰周之

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禮記萬章言士窮居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周者謂周急廩貧民之常料也賜者謂禮賜橫加也曰不敢也禮記孟子曰士不敢受賜曰敢問其不敢何也禮記萬章問何為不敢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禮記孟子曰有職事者可食於上祿士不仕自以不任職事而空受賜為不恭故不受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禮記萬章曰君禮餽賢臣賢臣受之不知可繼續而常來致之乎將當輒更以君命

將之也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禮記孟子曰魯繆公時尊禮子思數問數餽鼎肉子思以君命道故不悅也於卒者末後復來時也標麾也麾使者出大門之外再拜叩頭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以犬馬畜伋伋子思名也責君之不優以不煩而但數與之食物若養犬馬臺賤官主使令者傳曰僕臣臺從是之後臺不持餽來繆公慍也慍恨也悅賢不

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孟子譏繆公之雖欲有悅賢之意而不能舉用使行其道又不能優養

終竟之豈可謂能悅賢也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

何斯可謂養矣

萬章問國君養賢之法也曰以君

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

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

養君子之道也

將者行也孟子曰始以君命行禮拜受之其後倉廩之吏繼其粟將盡復送廚宰之人日送其肉不復以君命者欲使賢者不答以敬所以

優之也子思所以非繆公者以為鼎肉使已數拜故

也僕僕煩猥貌謂其不得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

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

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

賢者也

堯之於舜如是是王公尊賢之道也九男

以下已說於上篇上位尊帝位也

萬章曰至尊賢

者也正義曰此

章言知賢之道舉之為上養之為次不舉不養賢惡

肯歸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刺繆公之不弘

者也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萬章問孟子言士

之不寄公食祿於諸侯是如之何也孟子曰不敢也

至非禮也者孟子答之以為士之所以不託於諸侯

者以其不敢也如諸侯失去其國然後託於諸侯是

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是禮也以其諸侯去國不得  
繼世而託食祿於諸侯則所託之諸侯不敢臣之也  
以賓禮之而已蓋為諸侯於諸侯有賓道焉士之於  
諸侯則臣道也有臣之道故不敢託也如託於諸侯  
則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萬章又問孟  
子士既窮而無祿如國君餽之以粟則可受之乎  
曰受之孟子以為可受之也受之何義也萬章又問  
受之是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孟子又答云  
君之於民固當矜其窮乏况為士乎曰周之則受賜  
之則不受何也萬章又問謂國君周之則受之也君  
所賜則不受是如之何曰不敢也孟子又答之以為  
是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萬章又以此問之曰  
抱關擊柝者至恭也孟子又答之曰抱關擊柝為監  
門之吏者是皆有常職事可以食於君也如士者是  
無常職事若空見賜於君者是以為不恭故不敢受  
也以其受與不受特在義之而已曰君餽之則受之  
不識可常繼乎萬章又問以謂國君餽之以粟則可  
以受之不知可以常繼續而餽之與曰繆公之於子

息至可謂悅賢者乎孟子又答之言魯繆公尊於子  
息數數問之而又數數餽賜其鼎肉子息以君命如  
是之煩故憤而不喜悅於卒末後復來餽之時子息  
乃麾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嚮北稽首再拜辭之而不  
受曰至今而後乃知魯君以犬馬畜養其僕也彼子  
息自稱其名也蓋自子息如是辭之之後僕臣臺從  
此不持餽來也孟子於此又因而譏繆公既能悅其  
子息之賢而不能舉而用之又不能以祿養之可謂  
為能悅賢者乎言不可為悅賢之君也曰敢問國君  
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萬章又問國君今欲養  
賢如之何可以謂之養也曰以君命將之至王公之  
尊賢者也孟子答之以為始以君命賜行禮拜而受  
之其後倉庾之吏繼其粟將盡又送餽之廚宰之人  
繼送其肉而不絕又不以君命欲使賢者不答以敬  
以是為優其養所以非繆公以為鼎肉使已數數拜  
而僕僕然也僕僕即煩猥貌也如此是非所以養賢  
之道也且堯帝於舜也乃使九男事之二女為女  
者以女嫁人謂之女也又以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



舜於畎畝側微之中後能舉用而加諸帝位如此則為王公大人所以尊賢者也孟子引此適所以譏繆公不能舉用子思徒使鼎肉有迫子思之煩猥也抑又所以救時之弊者焉  
託寄也謂若寄公正義曰案禮記大喪服云君之喪未斂為寄公者是也註九男二女更不復說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  
問諸侯聘請而夫子不見之於義何取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在國謂都邑也民會於市故曰市井之臣在野居之曰草莽之臣莽亦草也庶眾也庶眾之人未得為臣傳執也見君之質執雉之屬也未為臣

則不敢見之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  
庶人召使給役事則往供役事君召之見不自往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  
孟子曰庶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臣也不當見君故往見不義也且君何為欲見而召之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  
萬章曰君以是欲見之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孟子曰安有召師召賢之禮而

可往見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魯繆公欲友子思子思不悅而稱曰古人曰見賢人當事之豈云友之邪孟子云子思所以不悅者豈不謂臣不可友君弟子不可友師也若子思之意亦不可友况乎可召之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已說於上篇曰敢問招虞人何以

萬章問招虞人當何用也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孟子曰招禮若是皮冠弁也旃通

帛也因章曰旃旃旌有鈴者旌注旄于首者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以貴者之招招賤人賤人尚不敢往况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不賢之招是不以禮者也欲見賢人而不以其

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欲人之入而閉其門何得而入乎閉門如閉禮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詩小雅大東之篇底平矢直視比也周道平直君子履直道小人比而則之以喻虞人能效君子守死善道也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俟待也孔子不待駕而應君命也孔子爲之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孟子言孔子所以不待駕者孔子當仕

位有官職之事君以其官名召之豈得不顛倒詩云顛之側之自公召之不謂賢者無位而君欲召見也

萬章曰至召之也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者也萬章曰政問不見諸侯何義也萬章問孟子所以不見諸侯其義謂何在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至禮也孟子答之以謂凡在都邑謂之市井之臣在郊野謂之草莽之臣然總而言之皆謂之衆庶之人如衆庶之人未得傳質爲臣者故不敢就見於君也以無禮也傳質者所執其物以見君也如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瑩又諸侯世子執纁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是所以爲質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萬章又問孟子曰庶人於君召之給役則庶人往就其役事今君欲見召之乃不往者是如之何也萬章見齊王召孟子孟子不往所以有是問之曰往

孟子疏

卷之十下

吸古閣

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孟子答之曰庶人往應其役是其義當往也以其庶人於君其法當為之役故也往而見君者是不義也以其庶人非臣也義不當往見君故也且君之欲見之也者何為也哉孟子又以此問萬章言且國君所欲見之者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萬章答之曰君之所以欲見之者是多聞又為其賢有德也曰為其多聞也至而召之也孟子又曰如是為其多聞也者則雖天子亦且不召其師而况諸侯可召而見之乎如是賢為有其德也則我未曾聞知有欲見賢者而以召之也繆公亟見子思至不往也孟子又引繆公而證之言魯繆公數數見於子思乃曰古者千乘之國君以友其士何如子思遂慍而不喜曰古之人有言曰見賢人則當事矣豈嘗云友之乎然而子思所以不悅者其意豈不謂以位推之則子思是為君尊矣而我則臣下也何敢與君為之交友也以有德論之則子思我為子之師也奚可以與我為友是則千乘之國君求賢者與之為友而尚且不可得也而况諸侯於今可召賢者

而見之乎齊景公至不往也說於上篇矣此更不云曰敢問招虞人何以萬章見孟子言齊景公招虞人之事遂因問之曰招虞人當用何物而招之曰以皮冠庶人以旃至賢人乎孟子以答之曰招虞人當以皮弁而招之也庶人則以通帛招之士以旃大夫以旌如以大夫之旌招虞人虞人雖死亦且不敢往應其招也以其士之旌而招庶人庶人豈敢往而應之哉而况以不賢之招而招賢人乎不賢之招即不以禮之謂也欲見賢人而不以道至小人所視孟子又言今之諸侯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是若欲人入其門而反閉其門也如此尚何可得而見之乎夫義是若路也禮若門也惟君子之人能由行此義之路出入此禮之門上今乃反塞其義路而閉其禮門使君子何由而出入哉此孟子亦即此謂今之諸侯欲見賢人而乃欲召之則賢尚可得而見邪而小雅大東之詩有云周道平直如砥之平箭之直也君子亦所常履行此平直之道而為小人所常視而則法之矣然以此證之者蓋謂賢人所以不往見於諸侯者是

孟子流

卷之二十六

後古閣

所守以義而為衆人所矜式耳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萬章又問孟子以謂孔子常於君命召則不敢坐待駕而後行如此則孔子誠為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孟子又答之曰孔子所以不俟駕而行者以其當於為仕有官職而國君以其官而召之也豈得為非邪國賢執雉之屬正義曰已說於前矣孟子曰至首者正義曰案士冠禮註云皮弁以白鹿為之象舊禮圖云以鹿皮淺毛黃白者為之高尺二寸今虞人以皮弁者皮弁以田收也又案周禮司常職云交龍為旂通帛為旃析羽為旛鄭註云通帛謂大赤從尚正色無飾析羽皆五色繫之於旛旛之上所謂注旄於首是也國詩小雅至善道也正義曰此詩蓋刺亂之詩也譚國在東其大夫作是詩故云大東註云如砥貢財予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言君子皆法效履而行之其如砥矢之平直小人又皆視之共之無怨也國孟子言孔子所以不待駕至豈可見也正義曰語云君命召不俟駕而行是時孔子為中都宰以其有官

職也詩云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此乃國風東方未明之章文也箋云羣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也云伊尹三聘而後就湯孟子云湯三使往聘之是其文也云沮溺耦耕接輿佯狂按論語云長沮桀溺耦而耕鄭註云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又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蓋楚狂接輿是楚人姓陸名通字接輿也昭王時收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趙註引而證其解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

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

士國鄉一鄉之善者國一國之善者天下四海之內

各以大小來相友自為疇也以及天下之善士為

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註好善者以天下之善士  
為未足極其善道也尚上也乃復上論古之人頌其  
詩詩歌國近故曰頌讀其書者猶恐未知古人高下  
故論其世以別之也在三皇之世為上在五帝之世  
為次在三王之世為下是為好上友之人也註孟子  
友也正義曰此章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樂其崇茂  
者也孟子謂萬章曰至是尚友也孟子謂萬章言一  
鄉之中有其善者所友斯亦一鄉之善士者也一國  
之中有善士所友者亦一國之善士者也天下於四  
海之內有其善士者所友亦以天下之善士者也如  
友天下之善士者為未足以極其善道則又上論古

之人而頌歌其詩看讀其書如此不知其如是之人  
可以友也乎然猶未知其人之可友也抑又當論其  
人所居之世如何耳能以此乃是尚友之道也孟子  
所以謂之以此者蓋欲教當時之人尚友也孔子云  
無友不如己者與其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亦其意與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註王問何卿也王

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註孟

子曰卿不同貴戚之卿謂內外親族也異姓之卿謂

有德命為王卿也王曰請問貴戚之卿註問貴戚之

卿如何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註

孟子曰貴戚之卿反覆諫君君不聽則欲易君之位

更立親戚之賢者王勃然變乎色王聞此言愠怒  
而驚懼故勃然變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  
以正對孟子曰王勿怪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其  
正義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王意解顏色  
定復問異姓之卿知之何也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  
而不聽則去孟子言異姓之卿諫君反覆諫君而  
君遂不聽之則去而之他國也齊宣王至則去正  
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遭殃禍者也齊宣王問  
卿是齊王問孟子為卿者知之何也孟子曰王何卿  
之問孟子答之以謂王問何卿也王曰卿不同乎宣  
王見孟子以為問何卿故問之曰然是卿有不同而

異之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孟子又答  
之曰卿不同也以其有貴戚內外親族之卿有異姓  
有貴之卿也王曰請問貴戚之卿宣王又問貴戚之  
卿是如之何也曰君有過謬則諫諍以至反覆數諫  
君不聽從則欲更易君位更立其君者也王勃然變  
乎色宣王聞此言遂憤而驚恐乃勃然變乎顏色曰  
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又曰王勿  
怪異我之言也王之所以問臣臣不敢不以正義對  
王也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宣王見孟子此言  
顏色遂解而心且安定故無驚恐然後又問其異姓  
之卿是如之何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孟子又答之曰國君有過謬則諫諍之以至反覆數  
諫而不聽從則去而之他國者是也如紂之無道微  
子比干諫之而不聽一則雖為之見剖一則抱祭器  
而從周伊尹發於莘之野而為殷湯與治天下  
蓋亦本湯立賢無方故也宜孟子以是而告齊王

